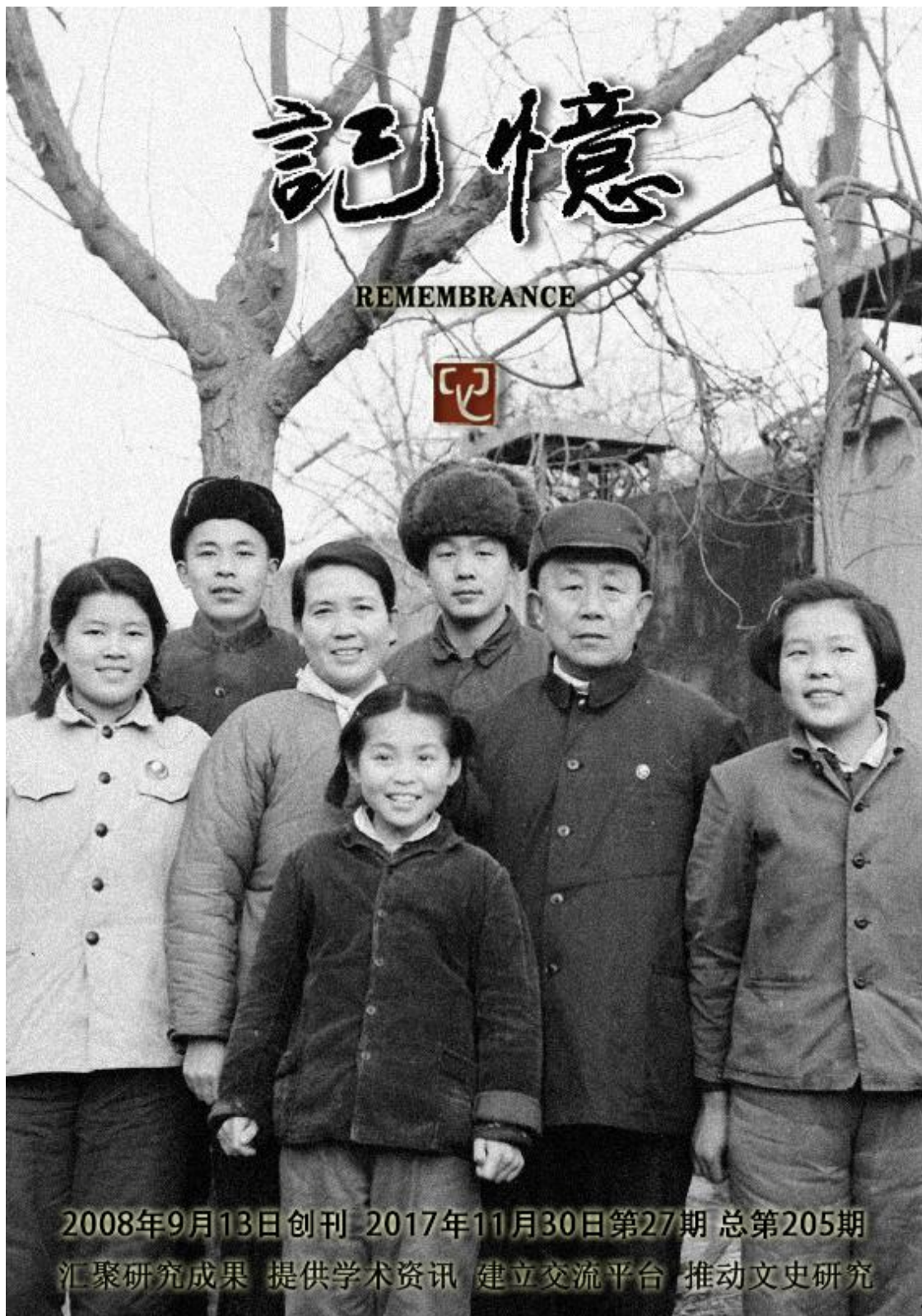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1月30日第27期 总第20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5期

王林家书·上山下乡时期（上）

（1968年9月——1969年8月）

目 录

1.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8.9.8）
2.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9.23）
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0.23）
4.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颂英、姥姥的信（1968.10.23）
5.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0.5）
6.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8.10.27）
7.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0.29）
8. 王玮给王庆友的信（1968.10.29）
9. 王玮给王庆友的信（1968.10.29）
1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1.5）
11.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8.11.10）
12.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8.11.10）
13. 王端阳给王庆友的信（1968.11.11）
14.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1.20）
15.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12.11）
16. 王端阳给弟妹王克平、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8.12.14）
17.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1.22）

目 录

18.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1. 30）
1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3. 17）
20.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3. 19）
21. 王庆友给王克平的信（1969. 3. 19）
22.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3. 23）
23.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颂英的信（1969. 3. 30）
24. 母亲刘燕瑾给父亲王林、王克平的信（1969. 4. 15）
25.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16）
26.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27.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28.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4. 25）
29.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4. 29）
30.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29）
31.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5. 8）
32.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 5. 10）
3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 5. 19）
34. 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5. 28）
3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5. 31）
36.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3）
37.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4）
38.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6）
39.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6. 16）

目 录

40.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17）
41. 刘卫民给王端阳的信（1969. 6. 26）
42. 刘建军给王庆友的信（1969. 6. 26）
4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7）
44.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7）
4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8）
46.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6）
47.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6）
48.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7）
49.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9）
50.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2）
51.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3）
52. 父亲王林给端阳的信（1969. 7. 13）
53.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6）
54.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6）
55.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0）
56.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9. 7. 20）
57.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0）
58.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7. 21）
59.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3）
60.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24）
61. 刘卫民给王克平的信（1969. 7. 24）

目 录

6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 7. 25）
63.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7. 26）
64.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7）
65.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7）
66.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
67.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
68.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8）
69.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0）
70. 刘燕玉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1）
71.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1）
72.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3）
73.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3）
7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5）
7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7）
76.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7）
77. 王端阳、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9）
78.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4）
79.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5）
80. 王晓燕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5）
81.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5）
82.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31）
83. 刘卫民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31）

前言

1968年8月我妹妹王庆友到内蒙开鲁插队落户，我于9月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弟弟王克平也于1969年5月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父亲王林和母亲刘燕瑾则先后去了五七干校和部队的农场。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如果和同期的日记相对照，会更有意思，有许多是我在日记中没有写的。

（王端阳）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8.9.8）

亲爱的爸爸：你好！

上次的信因时间关系，没有写完。把这两天劳动情况谈谈。

第一天是在菜园里，给白菜锄草，这活不累，就是蹲在地上锄。因没干过，所以累，手上还磨了茧子。下午打烟杈，烟叶上长了杈子，把它掐去，这活也不累，就是弯着腰干。下午还下了一阵中等雨，我们都钻高粱地里去躲雨，也没怎么淋湿。

第二天上午收大麻子，就是蓖麻。用手从下往上一擦，当然是干的才行。那天是阴天，昨天还下了雨，所以不扎手，如果在好天特别扎手，干的特好。下午割草，我们现在有十五、六个女青年，年纪都十五、六岁，跟我们差不多高，有五、六个是贫农的女儿，跟我们不坏，她们割的快极了，我们割的不快，基本上会使镰了。这一天也干的不坏。再过半个月就收高粱、玉米、谷子、糜子、荞麦了，那就忙极了。都用镰刀割，等到秋收完，我也锻炼出来了。

第三天没活干，休息。这时不忙，妇女总没活干，一年妇女最多干140—160个工。

这里已经实行大寨评工法，就是看政治思想、劳动态度、劳动干劲，是否用了全身劲，用了劲干不快也行，十天评一次，看出勤率，评等级，一等、二等、三等。一等10分，二等9分，三等8分。听说10分能分一元多。有个被管分子老婆每天还挣8分，固定的。什么活都一样，轻重一样，男女一样，出一天工就能挣10分。我们一起劳动的女青年（贫农）

一般都是一等工。我们第一年国家拿钱，算是学习锻炼，不记工。这个大队以前是全内蒙产量最高的大队之一，旱涝保收。社员生活水平都比较高。我好好干一年，一定能行，放心吧。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来信问。

这里的阶级斗争看不出来，这里人们的警惕性也低，说地富也没啥。因地富不出来干活，都是子女出来干活。有富农干活，我们也不理他们。

我们这没电灯，大队有电话，家家有小喇叭，定时广播。我们住的院没有，所以整天什么也不知道。今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消息中午才知道。别的事什么也不知道，报纸三、四天才来。

王庆友

1968.9.8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9.23）

克平：你好！

信不另写，见给爸妈的信好了。

我们这里确实很好，大家都很满意。不是说物质条件好，而是很有前途。如果你能来北大荒看看就好了。即使全部实现机械化，工作也一样是艰苦的。大家在思想上都有准备，不多说了。

我来时忘带笛子了，很寂寞。如那个D调的找不到，即再买一个小的，F调高一些的、质量好的寄来。最好找一个会吹的去挑。一定要办到。

我留下了一些我和同学一起的底片，多洗几张好的寄来，一定要快。底片洗后可送到一中大刘或吴云那里，问他还有我的照片吗，要几张来。底片放何处记不清了，你自己去找，可能放在楼上。

以后出《红旗》等刊物给我马上寄来。我们每天可收听广播，但没学习文件，报不好见到，目前一份也没看过，但听说以后可能订。

我、廖晓淇、王小勇、谭祝节、关晨平、八戒等分到一个班。

我手帕也忘带了，这里物价很贵，东西少一些，以后只好从天津寄好了。

给我买一些好邮票、信封，一起寄来。给我做一个棉衣套袖。

祝身体健康！

王端阳

1968. 9. 23 北大荒

克平：

还有一事，要快点办。北大荒土质很粘，一下雨粘脚，风也很大，很需要一双高筒雨靴。你到西南角红旗鞋帽店去买一双（可去我校问吴云、大刘等），要41号的。是处理品，十元多。今年可能用不上了，明年一开春就得用，现买来，寄来为好，怕以后没有了。

今天又学了潘复生的讲话，关于兵团性质的。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直接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部队，是政治、军事、经济三位一体的，主要搞政治边防。以后会发枪。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0. 23）

爸爸、妈妈：你们好！

你们的来信收到了，看后十分高兴，特别是见到爸爸申请去干校学习，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决心很大，并要将全家带下去，心里更有着说不出的激动。这是改正错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迈出的可喜的一步。过去跟着毛主席，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以后背离毛主席而犯了错误，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呀！现在毛主席又指出了光明大道，那就要痛痛快快地走下去。如果我还在天津，真想一起到干校去落户。

我已经下连一个多月了，虽然身上也沾上油污，滚上泥巴，但是还不能说在思想上有了转变。现在只是有了一些感性知识。我对农村开始感到习惯，对工人、贫下中农有了感情，而对知识分子更加有所怀疑，正如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其实最不文明，最不干净。

我们现劳动不算累，大田作业都是机械化，我们就是给机械打打下手活，而且现也不分配重活。我们是从10月4日开始劳动的，干了半个多月的跟车拉沙子，到五十里外的地方去拉（在地图上看到的东阳以南十里的江边，每天过两次东阳。我们虽叫查哈阳，其实在平阳的西南四十余里处），装沙时虽累，但是时间短，一天光是坐车（8个小时）路是土路，很颠，很难受，头很晕，但一咬牙就过来了。现又跟马车拉大豆、甜菜。北大荒真是名副其实的北大仓，粮食极多，机械作业，浪费是极大的，地里浪费的黄豆到处都是，无法去捡。过去发展小自由，一个人一天一夜就能捡一百多斤。这里土豆也很多，我们经常烧土豆吃，可惜不如山芋，山芋这里是见不到的。我已骑过许多次马，挨过三次摔，现已初步学会。一有机会我就去骑，只是现农活很忙，没时间。每天得劳动八、九个小时，天黑又早，我衣服放好几天都没洗了。

现组建学习时间也较多，早上6:00—7:00天天读（有时保证不了），晚7:00—8:30讨论组建兵团意义，思想入伍或开大会，更没多余时间，加之自己还要写很多信，想些问题，写些日记，看看报，每天还很紧张，也不觉得太枯燥、单调了。和群众在一起也不太想家，只是有时不顺心或有病时才想家。我来后身体没得大病，没感冒，只是头有些晕。前几天头疼，现已好了，以后习惯了就好了，请放心。

这里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特别表现在自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上，较为严重，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单干、自由风、物质刺激、个人发家致富的流毒是很深，甚至反映到党员、干部身上。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跟车外出去买土豆，是连里要的种子，拉了60袋，可是让私人分去20袋。他们是不够吃吗？不是，是为了养私人的猪，发展小自由，一个猪就可卖二三百元钱。这里有一句土话，很能说明问题：“田园地，小仓房，老母猪的肚子小银行。”所以阶级斗争尖锐地反映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在斗争中，我自己要坚定地站在发

展巩固全民所有制的立场上，既不贪小便宜，多吃多占。这可不容易，这里公私很不分，很多事很“合法”，我一定要顶住。

我们生活有时也很浪漫，我已会开高机，会骑马，还养了只狗。早上出工天冷，就烘火，烧黄豆吃。政治空气也开始树立起来，只是没乐器，如有手风琴、笛子那就好了。

今天已降霜（正是霜降），天较冷，特别是晚上出车。早上结冻，中午就化了。我们棉鞋已发，不是大头鞋，而是胶棉鞋，明后天棉帽又要发下来。冬天到底有多冷，还不知道，反正做好了思想准备。听老工人说，冬天抓个小耗子，啐口唾沫就能给冻上，小耗子叫几声就给冻死了。这里穿棉的得六个月，无霜期100余天。现穿大棉裤很大，望把我原来的棉裤和那件大破棉猴寄来，干活也脏，可以节约一下。另外如有破的、结实的粗布衣服也可寄来几件，干活时穿。我现穿破呢裤，屁股后面已破。如有破呢子也寄来，得准备两身劳动时穿的衣服。这里还是挺费的。

信是断断续续写的，今天干活很累，不想多写了，望回信。下次再谈吧。

快些把棉裤、棉衣寄来，天已冷了，现老职工已经基本上穿上棉裤。白天我穿一毛、一绒裤，晚上值班就穿那个新的。

有什么事要问，请来信问。我已收到庆友来信，很简单，她被评为一等工（10分）。

祝身体健康！

端 阳

1968. 10. 23 北大荒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颂英、姥姥的信（1968. 10. 23）

克平：你好！

来信收到，很高兴，特别是在这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上，更感到手足之亲。

我们这里在政治、生活上都是不错的。说他不错不是说没困难，反而困难得多，但是有前途，可以大有作为。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不向在学校里想的那样。尤其是我们这

里，有着很重要的战备意义。周总理说苏修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确实任重而道远，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一辈子待在家里是没有出息的。听说你也去干校，那很好，如不能，来东北好了，这里很好，不多讲了。

赶快把相片寄来，要洗得好一些、大一些的，也不要太大。

家中情况如何？可来信详谈。

把《红旗》四期和其他材料寄来一些。以后要多写信，多寄些材料，这里消息很闭塞。找点歌片、笛子曲、怎样吹笛子。

此致北大荒人的敬礼！

大哥

颂英：你好！

来信看到，也很高兴。不准备多写了，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多关心国家大事。

另外要多照顾爸爸的身体，多买点好吃的，注意保养。

我这里很好，请放心。我今天已收到韩然来信，她到了赵光反修农场，副业队。信很简单。

代问院中张寅、张舫、小雁、小英、小明、北北和那两个小孩好。

时间不早了，就到这里，把家里情况来信说明。尽早写信。

端阳

姥姥：你好！

一直没给你写信，主要时间很紧，请原谅。

我们在这里很好，请放心，不要老是惦记着，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

可寄几个洗衣服夹子。

代问秀兰、老杨好！

端阳 1968. 10. 23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0.5）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妈妈：

来信收到了，接到信后，我非常高兴，信是30日中午收到的。现在我非常愿意，也非常高兴接到亲人们的来信。

好久没去信了，主要是最近几天忙极了。现在正是秋收大忙季节，从9月14日开始割荞麦，但不忙，割了二、三天，就开始割高粱、谷子、黍子、糜子等。开始不习惯，腰痛，又累，但是锻炼嘛，没什么，也是必然的。现在开始割玉米，玉米最多，比高粱等多3倍，玉米全部交国家。割完就扒玉米，20多天。以后就割草喂牲口，活不重了。

今年春节也可能回不了家，因为明年是建国二十周年，要保证明年大丰收，今年冬闲要整地、积肥、修河、造林等，最冷才不干，要做两种准备。我是非常想回家的。

今天是国庆节，建国十九周年，生活队为庆祝杀了一只牛，有290斤，社员一人1斤2两，我们每人也分了1斤2两肉，今天上午我们包了顿肉馅饺子。上午没下地干活，还听了广播，听到北京中央的声音。但声音很不清楚，林副主席的讲话一句也没听清。想起我去年“十一”在北京看彩排，好极了。还看电视，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在这样幸福的日子去北京了。

我们这儿前两天刨了（地瓜）山芋，一个社员分了30斤，我们每人分了30斤，但这儿就种了这么点，我吃不够，如果家里买了给我想法留点。

我们这不能天天听广播，报纸七、八天才能看到。

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每天六点钟左右下地（估计），十一点多钟回来，一点多又下地，天快黑，也就是太阳下山就回来了。吃完饭，天已黑。三、六、九学习，11、21、31评工分。这已实行了快一年的大寨评工法，主要看思想、劳动态度给分，我们已评过一次，是

一等10分，主要是鼓励我们，下次就不行了，那就二等9.5分，三等9分。实际上我们干的活比社员差远了。第一批来时社里规定星期五休息，我们队确定星期日休息一天，现在正是秋收大忙季节，我们就不休息。反正是休息一天，少一天的工，你愿意休息几天，人家也不管。社员有的一有事就不来了，也没什么。我们是来锻炼改造的，休息没什么好处。

我们来了以后下过四、五场雨，雨下大了就不能下地，就休息半天，就利用这些时间洗衣服，洗头。一般两个星期洗一次内衣。这根本没法洗澡，屋里连个门也没有，来了还没洗过澡，就能换换衣服。暖水壶有一个，我们每天吃小米饭、高粱米饭和玉米楂子饭，菜是茄子、辣椒、土豆，队里派了一个老大爷给做饭，明年就我们自己做饭了。棉衣来时没发，说等冷了再发，现在已发了，全是蓝色的，是中号的特合适，里是白的，扎上了，面没扎上，不厚也不薄。

9月27日晚下了大雨，早上积水面上已冻了一层薄冰，手脚都觉得冻了，看样子穿棉衣都不热。可下午下地干活，热的很。这两天也很暖和，干活时出很多汗。这就是早晚凉。我现在穿的毛裤、毛背心，干活时热的很，我想回家把毛衣、毛裤都带回去，这用不着，都弄脏了，最好用旧裤子给我做个薄棉裤，做个夹袄。等我回去做更好。毛衣毛裤容易生虱子，还不好找，太可惜了。我们这很费衣服，但新衣又不好，洗干净，有旧衣服给我留着，用线换的尼龙丝袜很好。

寄来的邮票非常非常好，我路上什么也没丢，这是真的。相信我吧，寄来的相片收到了，照的不好。我们四个都还不错，没闹过什么意见。

我现在还是愿意去军垦，因为那生活是军队生活，真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有组织，有纪律，政治思想抓的很紧。我们这正相反，学习主席著作的空气没有。我们现在也放松了主席著作的学习。在这边有好处，回家近，每年冬闲一般没活，就能回家。这生活水平比较高，“艰苦奋斗”不足。军垦会艰苦些，但那也愉快，政治空气浓，冬闲还练兵，准备将来战争打响，背起枪就能上战场。那多美。那地多，将来又是发展机械化的好地方，都是拖拉机。我们这没发展前途，我对这不满足。

来这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比在家一年时间还觉得长，两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

我还需要套袖、风镜。

告诉四舅，我不给他写信了，因为没时间，让他看看这封信。我写的信思想水平很低，最好不要乱转。

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来信问。

愿你们早日成立革委会！

愿你身体健康！

女儿 友

1968. 10. 5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8. 10. 27）

庆友：

你给妈的信，转给我了。

要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要这山看那山高。哲盟既是粮食丰产区，就是个大好地方。粮食是宝中宝，本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离不开粮食，支援世界革命也离不开粮食。一旦国际上有大的战争，粮食生产也是第一位的重要。有了吃的，什么也就不怕了。

学习毛著靠自觉，现在你们要养成自治自觉的习惯。我很忙，不能多写了。

克平寄给套袖、风镜、《红旗》，今我又寄最新最高指示两本。

祝你们好好劳动！

爸爸

不论在何处农村，洗澡都不行（除了夏天到河里去），这一点习惯要改变。最好在室内生了火以后，自己洗洗下身，披着衣服洗洗前身，跟同学们互助，擦擦后背。千万要披着要洗的旧衣裳，不能脱光像正式洗澡一样。

你们室内生火，用煤还是用草？千万注意中煤气!!!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0. 29）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妈妈：

你好！来信收到了，非常高兴。

上次去信以后，我们就开始扒苞米，这活主要是弯着腰，很费衣服。我的一条裤子磨破了（半新的），干了12天。妇女干这活，男劳力运谷子、高粱。扒完苞米，运到场上，庄稼就都上场了，就不忙了，以后就把苞米捆上，装车运到各家当柴烧。前几天锄白菜，分白菜，每人分300斤。我们现在正整理大白菜，准备入窖，留今冬明春吃青菜，有的就腌酸菜、有的晾干菜。以后就种树，挖干渠。一般11月底12月就没活了。我就开始准备回家。我16日接到家里来信，说爸爸要下放劳动，所以我也很想回去看看。

我们这23日晚上下了一夜雨，第二天早上下雪了，但不大，下了一上午。我棉袄、棉裤10月4日就穿上了。这天气变化无穷，下雪的前天，炎热的很，穿不住棉袄，没想到第二天就下雪了。

来信说给我买条绒裤，我不需要，最好别买，更不要给我寄来。千万别寄，影响很不好。

上次刚给你发了信，就接到了三舅的一封信，还给我寄来一个纪念章。差点丢了，信封已开。

接到来信，别来信了，千万！因送信的有问题，所以已有十几天没来，以后也不来了。这封信26日才接到，要再来信，待等明年才能接到！这儿的送信的还很不负责，总丢信，有时还拆信。

小燕信中说要给我寄路费，千万别寄，我带的20元足够。我可能12月底回去，我回去也不写信了，就多准备点粮票，我回去不能带粮食回去的。

我们又补助了3尺布票，是内蒙的，9两棉花，我都带回去。

我现在又胖了，体重120斤，增加了6斤。我还需要一付非常结实的手套。回去再说吧。问小燕好！

庆友

一九六八.十.二十九

王玮给王庆友的信（1968.10.29）

庆友：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内情尽知，在前几个月我给天津家去了一封信，不知你收到否。但我没接到天津的回音。

你的来信到了传达室后，我迟迟没敢拿走，别人给我拿到手和口头告诉说有我的来信，我回答不是我的，我没有这个通信地址，有重名字。因为我厂有四个人叫我这个名字（有男有女），在工人之家住的也有一个（是女），我以为是她的。另一原因，信皮的地址从来没听说过，认为不是我的信。但在封皮上的宿舍号数“29”给我一个回忆：在两年前，在老工人之家时，我住在的房间是“29”，这时我又想到也有可能是我的，但还是没敢拿走，我想实在没人拿后我再打开。信，在传达室放着有半天之久了，有一位老师傅把这个迷（信）揭开了。她把这封信首先问了我，又去问那个人，都说不是，最后她把我们两个人（重名的）找在了一起，当面打开，看是谁的。信是我打的，当我打开后，一眼看到是王庆友三个字，我说是我的……当时我真有点吃惊，但立刻又恍然大悟了，因为在前一个月沈阳的知识青年（从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有廿五万全部下乡支农（都在辽宁省），我想你也是如此的。

庆友，你已经在农村生活了一个半月了，你有什么感受呢？你生活怎样？能吃的消吗？你得病了没有？你要注意点。知识青年下乡劳动，同工农相结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伟大创举，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必经之路，我

想关于这方面的大道理，你比我知道的要多更清楚，我就不多讲了。

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庆友，你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召唤，第一批走到农村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知识青年，担在你们身上的任务是光荣的，是新旧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你们是真真正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们是教育界、工业建设、国防事业等各行各业的源泉，你们努力吧！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勇往直前吧！

另外，端阳去黑龙江的消息不知道，他没给我来信，他什么时候去黑龙江的？克平、颂英，他们俩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做别的？

你爸爸的问题弄清了吗？定性了吗？他这次去劳动是谁定的，到哪儿去劳动呢？你妈妈在做什么？家中谁照管呢？来信说明白。

我现在在我厂革委会办的学习班学习，这个学习班成员是全厂技职人员（三百来人），一方面揭阶级斗争盖子，清理阶级队伍，另一方面准备下放劳动。我想，学习班结束后我一定下放劳动，因为新知识分子须让工人给予再教育。我们学习很忙，你如果有时间或回家时可来沈阳玩一玩。你新年能来吗？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有事多来信。

不多述。

祝你思想进步！

王玮

1968. 10. 29

注意：我的地址是沈阳市沈阳毛纺织工人之家三楼二十七号。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 11. 5）

爸爸、妈妈：你们好！

又很久没有接到家信了，甚为想念。

现家中情况如何？爸爸有信去干校学习吗？颂英上学了吗？克平多会儿分配？姥姥还在天津吗？病好了吗？邻居情况若何？院中的菠菜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吧？那只母鸡命运又如何？一切一切，都感到那样亲切，有时好像就在眼前，可是却在千里之外。

我在这里还是很好的，一切不用家中惦念。现在是秋收大忙季节，很紧张。加之我们自己一些内务、学习、写信、调查和队里正抓讲用会，所以时间甚紧。还是一样一样地讲吧！在来之前，总觉得大机械作业一定很富于诗意，一定很浪漫，像在电影中看到的一片麦浪，拖拉机拉着康拜因在收割，后面汽车就在拉粮。可是实际干起来，却是累得要命。机械作业是浪费极大的，我们在后面捡掉下的黄豆，腰酸极了都跟不上。有的黄豆拉到场上用康拜因打，机械一发动，二十几个人都供不上。黄豆一堆堆的有二、三米高，交错在一起拉都拉不动。不干活时冻得要命，可一干起来，汗水满面，内衣都湿透了，更倒霉的是机械一转，把土和豆毛打着满天飞，人在旁边，都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来。远处看去，像在雾中一样。头一天，我们没带口罩和围巾，晚上一脱衣服，一把一把的豆皮。虽然如此，但我们干劲很大，都往上冲，因而深得老职工满意，对我们评价很高。

今天夜里我们又要打夜班，我们也深感过去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很深，养成一种怕苦、怕脏的习气，严重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这样下去，哪里有一点工农的思想感情，那就一定会“修”下去的。主席的最新指示确实很英明，有着极深远的反修防修的意义。

这次讲用会，我也讲了，并被老职工选到连里讲。自己只取得一点成绩，贫下中农对我们评价很高，自己实在有些过意不去。我们和贫下中农也是很好的，现唯一差的，就是学习时间很少，报纸来得很晚，广播最近因半导体被拿走，也不能及时听到，所以很闭塞，憋得慌。我们现对北京的声音感到格外的亲切，过去对《人民日报》不怎么看，只看社论，

现在却想看而不可得。来了几份，都抓时间仔细看，很感兴趣。这可能也是“逼”出来的。我对现场里的政治空气不足很不满意，靠天是不行的，只有我们团结起来奋发图强，以改造之。幻想应该抛去，要想不经过自己的流血奋斗而取得胜利，那是根本不行的，那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而矣。

我们查哈阳地区阶级斗争是极为复杂的。这次师部首长召集查农垦局所有农场每连出十名干部、群众代表开会。会现尚未完。我们三连天津人是王小勇去的。据透露，师部对查哈阳意见很大，过去局里向上汇报光说好的，可下来一看，并非如此，问题严重，有些地方好像没搞过文化大革命。副师长做了个统计说：好的23%，中间的53%，有严重问题的20%多。还特别提出天津、上海青年要发挥先锋骨干作用，要发扬革命造反精神。我们提出不是骨干时，师首长说就要起骨干作用。要我们认真考虑印把子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说现在主要是反右倾，还存在着三怕，上层领导怕，中层干部也害怕，群众也怕。各有所怕，你们回去认真思考。他还举了阿仓河一个例子，连长、指导员、会计等都是亲戚关系，这次揪出是坏人等等。看来师部决心是很大的，要我们深入贫下中农，好好调查研究，要材料过硬。具体怎么搞，尚不得知。

可能8日在局里召开万人动员大会，全垦局人都去。现在我们已不叫组建了，而改成全面搞斗、批、改，直到明春，要全面掀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我们下面干劲也很大，也都发现很多问题。说到这里，爸爸可能又不放心了，怕我又冲动瞎干。这点请放心，我们天津人常到一起讨论、研究，很注意策略。而且现在不动生声色，全面深入到贫下中农中去搞调查，材料一定要过硬。同时要紧紧抓住师部的意图，学习中央、毛主席最新指示，即所谓抓两头也。还听说，每个师要来一个团正规部队，是从三支两军工作中刚下来的。每个农场下一个连，尽早下来，看来得明年2月份才能下来，最早也得在年前。总之，虽然现在情况不大好，但是前途是很光明的，我们对自己的事业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对任何困难也不怕。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恐怕就要来临。干革命，还是要担几分风险的。就到这里吧。

我生活还是很好的，上月29日发了钱，共45元，还了一个月的16元饭费（在场部吃的五元尚未还）和房费等，还剩28元。其中再准备吃掉20元，同时得买过冬物品（带来的太不全了，也不可能想到）毡垫、毡袜等，出就所剩无几了，恐怕还不够，那就下月再说了。因此不能往家寄，那下月一定寄去。帽子已发下，很差，不，极差，不是部队的，是羊剪绒的，可和麻一样，不像皮毛，但还能过冬，一、二年也就完蛋。鞋是胶棉鞋，和天津的一样，不过我要了一双43号的，得垫毡垫，穿毡袜，还要垫乌拉草方可过冬。我自己准备买一双半高靴子（听说狗毛的，可很难买，也得二、三十元）和一双狗毛手套，狗毛比羊毛耐磨且暖和。今天我们新战友不发取暖费，不知为什么。可一师的发了37元。基本如此吧。

我们天津的干活很卖力，至今还未休息过一天，身体都有些吃不消，很多人都病倒了。我未感冒，但体力有吃不消，同学都说我脸上气色极差。有时干完活，脸很白，把同学吓了一跳。可是医务所也检查不出什么，我也懒得去。可能是体质差，有些不适。另外我胃口也很不好，重体力，得吃得多，可我吃六两，就冒酸水，有时很饿，可吃东西却往上顶，有时胃还疼。真倒霉，我也不免有些担心，有时也吃点药。廖晓淇也有点如此。可又不好请假，只好咬牙干。幸好女六中几个同学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我也考虑，头几个月，身体一定吃不消，这也是刘少奇搞的，所以多吃一些好的，别的可不管，一定要把身体弄好。但也没处去买。食堂做的很差，现在才感到姥姥手艺是很高的，下封信是否教我一些做法。我们有时也吃点小锅，在这里不算什么，不特殊（我们主要菜有白菜、土豆、洋白菜、黄豆、豆制品、粉条、豆腐，佐料很少，花椒、大料都没有，以后寄东西时最好放点）。最近还可能一起买几只鸡，做鸡汤面吃。

我要的一些东西为何还没寄来，同学们都收到很多包裹，有大雨靴子，还有的有咸菜等。是否等一起寄。现需要的东西有：棉裤、破军棉衣、大雨靴子（41号），高解放绿球鞋（昨天有同学寄来，天津有卖的，要40或41号的，这种鞋不进土）、套袖、手帕、两块破黑呢子，一些布头（这里很费衣服）……。

有不少同学准备今年自费回津，如有机会，我也想回去一趟。

有何政治文件、书、报刊，好的就多寄几种来，这里很少见。

到这里吧！

此致

军垦战士的敬礼

王端阳

1968. 11. 5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8. 11. 10）

最高指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端阳：

来信收到了，天津昨天上冻了，你们那里当更冷。

我明天就出发到天津西郊区（王顶堤西南）工农联盟农场革命委员会所在的附近的文艺、文教系统的“一〇四干校”（即五七干校）去继续斗批改和劳动，半月或一个月才能回家一趟。你们来信仍寄到家里，不要往那里寄。

妈妈赶来天津为我送行，一切准备的很周到，你们不要惦记我。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过过长期的农村和打游击的生活，在这方面还有些经验。况说今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不过你们还是从大城市长大的，这方面的经验还太少，应当像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所嘱咐的，对于任何困难和敌人，战略上要蔑视他，战术上要重视他。任何工作，都是从克服大大小小的困难前进的。

以后来信要什么东西，直接给克平和颂英写信好了。来信时要问姥姥好。姥姥为我们全家操劳，是非常辛苦的。妈妈如果（估计明年二月间）也下放劳动，那么小燕也得交给姥姥来津“代读”（现在为了便于下放劳动，给了这些方便）。

临走很忙，我不多写了。进入天津市后过了十九年的“和平演变”的错误生活，从明天就彻底改变了。这样可以使我更坚定地更豪迈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在这方面，我们要展开竞赛。

不多写了，希望你们要向贫下中农老大伯、老大娘虚心学习，不要自做聪明。

祝你们身心健康！

爸爸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8. 11. 10）

最高指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端阳：

来信收到了，知道了你们那里的情况，我很放心。

前天因听说你爸爸要下放劳动，所以请两天假回来帮他准备准备。这次下放可能是时间较长的，因为要响应毛主席 10·4 最新指示，所有干部都要下放劳动，特别像他们这种砸烂单位，就更要下放了。下放劳动后才能具体的谈将来的分配问题。改造好的将来还可以轮流当干部为人民服务，改造不好的，恐怕就要长期在下面安家落户了。像五七干校那样，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很支持他去，并计划将来全家都去。我想你们也会支持我们的计划吧。让我们共同的到群众里面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当中去锻炼和经受考验吧！

的确，十七年来的文艺黑线统治，把我们都坑害苦了，使我们舒舒服服的和平演变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我们的挽救，那我们真不知道要跟着文艺黑线滑到多远。最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发表，把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真是大快人心呵！希望你们要认真学习公报。

目前你们那里的环境，可能还不那么理想，但一切都是人民创造出来的，要相信群众，再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会改变新面貌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无可战胜的，所以要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有了问题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去找力量，要坚信你们这条路是走对了，知识分子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这一点要坚定不移，否则像我们一样到老还没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还要长期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希望你们这一代青年人不要再走老路。

现在秋收大忙季节已经过去，你们还忙什么呢？现在北京分配了一部分学生是到山西插队，很多人想到东北和内蒙都没有机会了，建军和小民还没分配。

端阳，你上次要的棉袄棉裤，我这次回来给你寄去了。因为上次颂英寄过一次，因你地址写的不清楚，人家没收，邮局说找不到这个地址就又拿回来了。这次我亲自到邮局去查问，他找到甘南县，才收了。但寄到时间恐怕就很慢了，也许穿不着了，因我们这里都已穿上棉衣棉裤，你们那里就更冷了吧。不过给你寄去，留着开春时穿好了。东西接到后给我们回信。

我们剧院已经大联合，下一阶段要促进革委会的建立，所以每天也是三班，是很紧张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和改造。的确，宣传队进驻这一个半月，对我们帮助非常大，解决了许多剧院的老大难问题，真是把毛泽东思想带进了旧青艺。但今后怎么改，怎么斗、批还不知道，只等革委会建立后才能进行吧，所以我们的下放还没日期，但肯定是要下放的。北京许多大部都下放了，有的只留下20%，下放80%。江西省的一个话剧团只留下十五个演员，其余都下放插队。看看全国的形势，我们更应该紧跟了。

就写到这里吧，有事来信。

再见！祝胜利！

妈妈

十一月十日

王端阳给王庆友的信（1968.11.11）

妹妹：你好！

来信收到，写得太简单了，我对你的生活还是十分关心的。你们要比我们困难艰苦得多，每当我感到劳累时就想起你们在内蒙的人，就受到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但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可能你早就知道了，就是毛主席批示在内蒙也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毛主席说：一定要搞好北线，北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看来你们那里也有着很重大的战略意义，受到重视，这样以后会好起来的。现在乌盟的一些地方已经筹建兵团。你们那里也不会太远了。妹妹，在困难时，一定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自己的勇气，对自己的前途要充满信心。这是最重要的，心胸要放得宽广一些，要像你们那里的草原一样辽阔。另外特别注意学习主席著作，要自己抓紧，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向他们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目光远大。要把自己的平凡的事同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不要陷进个人小家庭的圈子。要关心政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才对。千万！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要国家大事清楚一些，个人小事糊涂一些。

你的信我收到很长时间了，一直未回。一则时间少，主要是懒，请原谅。我们这里还不错，上封信已讲了吧（如有不清再来信问）。虽说是大机器作业，看上去很浪漫很富于诗意，其实干起来累得半死。就拿现在的活来说，天气很冷，刚下过雪，晚上有零下20多度，“风头如刀面如割”，但是一干起活来，浑身出汗，内衣全都湿透。一休息时，又冻得够呛，流出的汗都结了冰。口罩一摘下来不到两分钟就冻得挺硬。到哪里都是要艰苦奋斗的。

我们这里阶级斗争很尖锐复杂，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最近局里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兵团副政委，一个长征干部也说，拼老命也要把斗批改搞好。问题是很严重的，要向运动初期那样大搞一场。细的不多谈了，以后有机会再写。

你们那里情况如何？主要是政治、学习、阶级斗争、生活、劳动，详细谈一些。

我们这里开始冷了，早晚都在零下20度左右。到冬天，一般也要在零下30度，多则

零下40度，够呛的。但也没什么。冬天，抓只小老鼠一口水就能把它冻住，叫几声就死了。

我生活还很好，上个月第一次发薪，从9月17日算起，共给了45元。饭钱就得扣20元。我每月伙食得照20元吃，定粮为48斤。又要买毡袜等，钱不大够，下月准备给家中寄去一些。你如需要，来信，我马上寄去。你那里比我需要，这里什么也买不到，只想买一双半高靴子和一副皮手套。有何需要，请来信，一定办到。

《农村医生手册》看完了吗？你们一定很需要吧。我想看看，是否先寄来，如你要以后再给你寄去。

我们在这里和贫下中农关系很好，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很高。这次又选我出席全团活学毛著大会。

有什么事你可去找我校一些同学，我已给他们去信。

地址为：小街基公社福林大队二队谭峰建华人民公社庆发大队一小队朱凤汉、刘开勋

此致

北大荒人的敬礼

大哥 王端阳

1968.11.11 查哈阳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8.11.20）

亲爱的妈妈：你好！

来信和东西都收到了，心里十分高兴。特别是知道爸爸已经进“10.4”干校去学习，更是激奋无比。天津运动搞得是很好的，过去在津时总觉得问题还不少，可到了这里一对比，就觉得天津工作搞得很好，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举的高的，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是及时、坚决的。前两天看到了市革委第六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很受感动。加之家信，使我一夜没睡好觉，这是来北大荒的第一次思想波动。“我欲因之梦天津，海河两岸尽朝辉。”不知你们北京情况如何？你院斗批改情况如何？我很想知道。

上一封信收到没有？那是我托人在天津发的，很怕他未送出（就是提及这里有一上海人被“东方红”压死之事），我不多讲了。

现我连斗争很复杂，我查哈阳地区阶级斗争盖子一直未揭开，文化大革命在很多地方走了过场，有23%的单位的领导权是掌握在坏人手里，现在就是要像运动初期那样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我场已揪出一个漏网走资派，他现钻进筹建小组。我连目前正开始揭发连指导员，我们是有鲜明的倾向性的，斗争矛头就是要指向走资派，不过现在尚未正面冲突，只是一些小摩擦。主要还是发动群众，我们也是很注意策略的。但是斗争将是十分艰巨的。也不多讲了。从整个师讲，都是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斗争。我场已下来一个解放军，明年二月份支农解放军才能下来。目前在各连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原筹建小组在此领导之下工作。我连选四名新战友（共十五人），原来有我，可后来因家里未定性，而没上去，我自己主动提出退出。可最后一天才收到家信，爸爸去干校学习，是否算已解放定性，还是下去后再定？

劳动还是较累的，不过也没什么，一咬牙就过来了，劳动锻炼嘛。现天气已很冷了，昨天预报说最低气温-25℃，白天干活时还不感，一休息就冻得慌。我们现刚把黄豆打下来，尚未扬场（也是用机器），又开始脱小米。先在地上洒一层水，一会儿就冻住，场地很好。打黄豆的场是水泥的。我们捉到很多老鼠，真是吐口唾沫就能给粘住，特好玩。

我现胃口不大好，最近吃了一些药，好了些，请放心。前几天又有点小感冒，现鼻子老不大通气，天气又冷，很刺激，恐怕一下子也好不了。别的也就没什么了，我是很注意身体的。我们宿舍里很暖和，要比天津冬天热的多，又烧炕，又点炉子，人也多。晚上就盖一个被子，铺一个褥子就行。

小民现该分配了，最好来东北，这里大有前途。关于他的事，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局里打听，但据我所知，可能性是很少的。因为有的同学弟弟在一师，往这里转都很难。大权是在师部，师部在九三农场，离我们这里三、四百里，没法去。最好还是找北京管分配的或找其它门路来。路子要自己闯出来。

我们现要搞大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我一点未带来。你想法给我搞一套，主要是刘少奇的系统的反动言论和其它一些材料，我很需要。我们这里消息也很闭塞，有什么好材料多多寄来。听说有一个党章草案，如有也可寄来。九大有什么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传出来没有？我们这里什么都不知道。

合订袖珍四卷搞到没有？先给我寄来一本。让克平给我再买本“最高指示”（语录、老三篇、诗词合订本），火速寄来。

最近要调一些知识青年到局里的工厂、修配厂、商店、医院、砖厂，我连八个天津人，让去两个。都不大想去，我也不愿去。我想在连队可以更好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可以得到许多丰富生动的材料，对自己思想改造是好的。连队是最基层，是刺刀尖。要想得到真知，就得脚踏实地认真从最下层干起。现人尚未定，我不准备去，可能让另一个人去。冬天我准备争取到山里去伐木，两个月，也是个锻炼的好机会，也可以多见世面，多经风雨。

这里衣服很费，我一点打补丁的布都没有，你下次给寄来一些，要快一些，如有破衣服，也可寄点，要结实的。我那条黑呢裤屁股已破，需要两块大点的呢子，这里很多家都有缝纫机。高筒雨靴买了没有？夏天一下雨，没有是不行的，泥很粘。先买下，开春寄来也行。把那双大毛线袜子也寄来。

时间很紧，不再给三舅、二舅、四舅写信了，代问他们好！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以后一定去信。小未怎么样？一定会更胖了。

小燕，你现在每天都干什么？给我写封信。

代问姥姥、克平、颂英好！不另写信了。让克平给来信，多介绍天津情况和爸爸、家中、院中一切变化。他一定常去爸爸那里，把情况详细谈谈。他们多会儿分配？现每天都在干什么？颂英呢？我也很想他们。

如有机会，我春节回津，庆友也回去吧。我只收到她一封信，前几天又回一封信。听说主席最近批示，在内蒙也要建立生产建设兵团，河套一带已经开始筹建。毛主席说：一定要把北线建好，不把北线建好，我是睡不好觉的。看来，内蒙战略地位很重要，以后一

定会建设好的。让庆友建立起信心来。

此致

军垦战士的敬礼

王端阳

1968. 11. 20 夜北大荒

地址写的太啰嗦，如下即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查哈阳丰收农场三连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8. 12. 11）

克平：你好！

来信和照片收到，我这里一切都很好，请放心。

我们这里灯泡很缺，虽有电，但还得点柴油灯。我们几个天津人现搬到队部住，已经点了十几天油灯了，很不方便。你帮在天津买十几个灯泡寄来，注意开发票，寄多少这里都给报销。要 220V，40W、60W、100W、200W，螺丝口的，其它也可，总之能买到就行。寄来时要小心，问邮局灯泡如何寄法，能加保险费就加，只要把发票寄来就行。此事尽快办理，不可多拖。不管怎样，得尽快来个回音。发票台头可写查哈阳丰收农场三连。

我连现斗争很复杂，也不详写了。这几天我一直在搞外调。现劳动不累，每天干不了五个小时的活，天黑的早，四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天气也不感到太冷，可能是适应了。主要是有时想家。也不好写，春节如能回家再细谈。你们多会儿分配？颂英的信也收到，很高兴。以后注意多学一些主席著作，人就会聪明起来。

代问爸爸、姥姥好！问老杨、秀兰、大增、二增好！

此致

王端阳

1968. 12. 11 北大荒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庆友、王颂英的信（1968.12.14）

克平、庆友、颂英：你们好！

前两天给克平去了封信，一直未发，是队里托我买灯泡。今天又收到你们来信，特别是知道庆友已回津，心里特别激动，闭上眼睛，家中一切清清楚楚地浮在面前，好像举步可及，伸手可摸，呼之欲出，问之欲答，可一睁眼睛，一切恍恍然飞入云霄，我不过还在这千里之外的北大荒上。“前不见父母，后不见弟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实也没什么，说句笑话而已。我的心情是高昂的，特别如克平所料：“爸爸解放之日，也为时不远了”，更是使人兴奋。我们一家，一定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决不许有一个掉队。

下来之后三个月了，思想上、政治上收获是很大的。过去在学校里，自己又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总是以为自己的知识已经很多了，对工农兵有时总是有点看不起。现在看起来，自己太可笑了，可笑就可笑在知识分子太不自知之明。知识分子的知识在未和实践相联系，在其未下决心把这些知识为人民服务时，这些知识是死的、是空洞的、是没有用的。而只有彻底改变了旧思想，并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了，他的知识才变成活的、有用的、为广大工农兵所需要的了。你们要引以为训。人的聪明和才能是从哪里来的？只有学好毛泽东思想，人才能有最大的聪明，最大的才能。今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我队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详细情况也不好谈。我们现主要是搞调查研究，搞深挖批判，对象就是我们连的指导员。现斗争是比较艰苦的，广大贫下中农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我们认为陈现至少当个废料清掉，上海战友提出是打倒，我们现是“水到渠成”，当群众还不能接受时，先不要急进，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我是搞外调的，最近也有可能要出远门。另外，解放军还未下来，可能年前到，我们可能是54团，政委已到，团长还在北京等主席接见，也快到伍，以后的形势是令人乐观的。

我个人生活很好，只是懒点，对内务料理漫不经心，衣服也不大常换，前几天居然长

了十几个这么长的虱子。到这三个月也未洗过一次澡，只擦过一次全身。这两天天气突冷，外出将脚冻得发木。在津是没有尝过的。

给我寄两本带老五篇和诗词的小语录和几个大个的（一般的也行）像章，这是贫下中农特别喜欢的。但不能放在信里，易被抢，最好和包裹放在一起。

上次东西收到，这次尚未收到。

祝全家好！代问刘姥姥好！

大哥

1968. 12. 14 北大荒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1. 22）

克平：

我于昨晚 16: 15 到达北京，准备明后天去唐山，把事办完后再回津、京多住几天，先不回天津了。

得知你得了肺炎，甚为焦虑。怎么得的？是传染的吧。以后要多注意。此病有后遗症吧，现已痊愈否？

昨天晚三舅正好从天津回来，信和照片全收到。你最好还是去当兵，多磨磨。看来关键还是在爸爸那里，也没办法。你现准备东西，可用我留下的那一百元，没关系，如不能当兵，那最好到我们那里去，多想想办法。

我还没见到庆友，她又到四舅妈那里去了，可能今天能回来。妈妈明天晚上回来，我们住三舅那里。

不多谈了。我可能还是先回北京。

再见！多注意身体！

端阳 1969. 1. 22

颂英如何？别生病。姥姥病好了吗？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1. 30）

克平：

参军的事有希望吗？要多注意身体。家中有何变化？如有可速来一封电报。估计我在两三天之内不会离开唐山。

其实我们事已办完，线索扩大到了长沙，是否去，已去电请示。已等四天不见回电。现就是等电报。如不去，再去宝坻办完事就可返京。

天津现分配情况如何？有去东北的任务吗？要早做准备。

我最早也得2月5日以后才能回京，现车挤得厉害。

不多写了，信是托一个天津同志带回去发的，没事就不要来电报了。

代问姥姥、颂英好！

端 阳 1969. 1. 30

唐山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3. 17）

亲爱的妈妈：你好！

我现已经平安回到北大荒了，一切都很好，请放心吧。

我是乘11次特快于14日上午7：46分到达沈阳的，叔叔在天津上车，正好碰到。当天上午去炮司找到田力力。下午4点多钟回来。她父母现都下到农场，也正在检查，接受批判。她两个最小的弟弟（一个才15岁）已当兵，在哈尔滨和嫩江，都是一级战备。追追下放到农村插队，她们一家也都分散，都挺好。15日上午10：33分又乘67次到齐齐哈尔，站了八个小时，在白城才有座位。

东北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冷，也已经是大地回春，早晚寒一些，中午我觉得和北京也差不多，请放心好了。

外调事我找到场部说了，他说事都不清楚，原来那个人回来后没向场领导讲，还以为

我们都在外面呢。另外也顾不上这事，场部内就很乱，又揪出不少。我还是高姿态检查一下错误，主动提出扣一个月工资，他说过几天再商量。问题看来不大。我回来的前三天解放军就全部撤了出去。一面都没见到，真有意思。

今天我请一天的假，料理一下东西。我昨天下午才赶回连队。

你现身体怎样？安心养病吧，不要惦记我们。一切我都会妥善处理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以后有时间再写信吧。我不另给天津和三舅写信了，你给他们写吧，代问他们好！特别是三舅妈，感谢她的盛情招待。

此致

敬礼

儿 端阳
1969.3.17 晨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3.19）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爸爸：

你好，我已平安到达目的地。

15日夜九点到车站集合，男生有个熟人，就让我们先进站等着，车来后就先占了座，我们都有座。火车16日中午到大虎山，到车站一打听，到通辽去的火车只有明早5：25的，只好等一天。我们到镇上玩了一下午，晚上到车站候车室等了一夜。第二天车是从大虎山发车，人也不多有座。第三天（17日）中午十一点到通辽。下午二点的汽车，到开鲁四点，男生又给大队打电话，晚七点大车来接我们，十一点多到了大队，一路很好。

18日我们又到队长家串串，问了些情况，现在我们还没有什么活，过几天就有活了。

我们住的屋子很脏，我们这两天又收拾了收拾。昨天风很大，土也很大，春天这风是

很大，土也很多。

这的广大贫下中农也正准备迎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排练节目，学歌，剪纸花等。

没事了。

祝你身体健康！

女儿

1969. 3. 19

王庆友给王克平的信（1969. 3. 19）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克平：你好！

我带来的半导体，一路没损坏，我昨天中午打开听，一点声音也没有。到晚上打开有声音，中央台的很小，外国台的声音大。天越黑，声音越大，到十一点就跟在家一样响。这只能听到中央台一个台，别的听不见。没法子，只好晚上听了。妈同意你去敦化吗？

再见！

1969. 3. 19

姥姥、颂英：你们好！

我很好的到了内蒙。现在也没活，做做饭，收拾收拾等。

代问李舅全家好。祝姥姥身体健康！

今天是阴历二月二日，各家都吃饺子，我不明白什么意思，来信告之。我一会儿就给小民写信。

今天一天就写了五封信（爸、妈、三舅、小民、建军、端阳）。

再见

庆友 1969. 3. 19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3.23）

端阳：

走前也没有见到你，庆友第二天就到我处了。我叫他们给你写信，不知克平或庆友给你写信没有？

我是昨天回干校的，今天公休回家，明天晚上回去。

我这个问题的责任，是十四年前，听到了某人的历史问题，也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托别人向其单位捎口讯，希望他们派专人来津调查此事。当时我的动机还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中间传口讯，以讹传讹，夸大得变了性质，责任就由我负了。其实问题本身与我毫无牵连。今天我按当时我听见的、今天能想起来的、不折不扣地毫无保留地再揭发出就完了。今天有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和一系列的最新指示，并不难解决。因有双宣队掌握政策，双方都抱定对伟大毛主席做到一个“忠”字，事情就好办了。

从这件事中应得到这样的教训，不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不知根底的问题，尤其关于人的历史重大问题，不可乱传，传来传去——东西越传越少，闲话越传越多。最后寻找根源时，找不到第一个说者，都找到我这个中间传话者了。我这件事，有向我说此事者的当时书面证明，今天还引起怀疑。况说，若无此书面证明，今天我算洗刷不清了。

所以以后谈问题，要有根据，确凿的根据。否则，要有不良后果。道听而途说，捕风捉影的话，严格地警告自己少讲。只要言之有据，无论何时，别人只能批评是认识问题，而不能说是造谣、污蔑、陷害。我一向注意这个问题，今天尚有此黑锅。所以你们一定要按照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毛主席最新的最高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和社论，好好学了没有？结合自己的实际活学活用了没有？对你们这一代来说，伟大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你们生下来所参加的第一次剧烈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文化斗争。这次斗争，又如此丰富、伟大，将来不仅对中国革命，即便对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都具有划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有跟十月革命同样重要的历史伟大意义——的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以后，变修了，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就证明十月革命只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就是防修反修、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问题。这一伟大历史问题，毛主席亲自解决了。而你们这一代青年在伟大毛主席的巨手下，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起码是一名战士。但是你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并不是一贯自觉的，在执行时也是左右摇摆的。所以你们也应当一面参加本单位的现实斗争，一面也当深刻总结一下自己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正如社论中所指教的：“回顾……我们当时是怎样想的，是怎样做的，哪些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是正确的，哪些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是错误的，找出经验教训及其原因来。”……对于本单位的现实斗争，也应当“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待和分析，就是“认真总结经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处处、事事、时时，不要忘掉伟大毛主席的教导。

后天我就六十周岁了。从参加共青团起，也有四十年了。唯一的经验，就是一离开伟大毛主席的教导——即便是在理解上在执行上稍稍有点偏差，就会犯大错误。所以在我六十周岁的前夕，我对儿女们没有别的嘱咐，就是希望你们以林彪副主席为最光辉的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也好，妈妈也好，对你们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们真正能成为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说一万句话，也不如毛主席的一句话。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不论大小事，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最生动的辩证法，来分析、处理。

比如你妈妈这次患“黄疸病”，这是跟自然（病菌）做斗争，也得用毛主席思想：战略上蔑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如不从战略上蔑视病，就会被病吓倒，悲观失望，由小病可能转变、发展成为大病。可是如果只是蔑视，而在具体治、养上不重视它，也要使小病变成

大病，由急性传染病，变成不治之症的慢性病。更不用说在用科学治疗时，更离不开毛主席的辩证法：矛盾论和实践论。所以，我们不论是阶级斗争或生产斗争，或科学实验，一时一刻一事也离不开毛主席思想的，一离就失败。

据我所知，你走后，家里还没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具体事，克平和颂英会给你写信，我就不再说了。

本市的市革委会所直接举办的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政策的学习班（万力同志所参加的，万力同志已宣布解放），下一期，四月一日开始，以本市高知（反动学术权威）为主。有人估计可能叫我参加。到时如成为事实，我当给你寄信告知，不必为此来信询问。

祝你在学习毛著上不断有进步！

爸爸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端阳：

再者，寄去《红旗》三、四期合刊。要按最新最高指示和社论好好学习，好好运用。

苏修在边疆挑衅，你们处群众当更激愤，把反修的热情运用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

爸爸

三月二十四日

王端阳给王克平、王颂英的信（1969. 3. 30）

克平、颂英：你们好！

克平的两封信收到了，八三四一经验也收到了，很好，很及时。《红旗》杂志尚未到，当你们收到信时也就会收到了。

爸爸情况好转，是件大好事。如有什么新的变化，火速来信说明。另外告诉爸爸，叫

他放心，我在连里情况还好，很注重调查研究，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不会出问题。

上面有一些人神经过敏，对我们天津人很“重视”，甚至怀疑我们有小集团，上窜下跳，要反夺权，真有意思。可是他们又什么证据也没有，事实又总是煽他们自己的耳光。也有一些人对我们有戒心。我不在乎，以后一切都会弄清，在背后搞小动作，总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一定会垮台。我们不过刚来半年，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究竟是不是坚定的革命派，历史会作出正确的答复的。现在受压制、排挤，对革命意志正好是一个锻炼的极好机会，可以激励人的革命干劲，可以学到很多在一般情况下学不到的东西。旧的习惯势力对于新生事物的压力是很大的，迫害是很深的，不要以为经过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太平了，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会胜利。有了这一点，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の場合，我都会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

我现正刨地基，抡大镐，土冻三尺之深，很难镐，我双手都震裂。现我主要抓好思想改造，多干活。“在野”是很好的，可以更多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以更多地滚一身泥巴。明天我们就要进大兴安岭拉木头，四天之后才能回来，不准备多写了。

我连还准备来200知识青年，四月中旬还要来一批复员军人，这一下更好了。听说老牛回天津接人，不知你们知道不。还听说如家里有人到东北的，这次可以来。东北是很好的，最好还是来这里。不知你们分配情况如何。

我们这里天气和刚离津时差不多，很暖和。中午我们都躺在草堆上晒太阳。现已开始播小麦，我们将照相机带来，我最近在东方红和康拜因上照了像，还准备骑马照几张。最近迎九大，还让我跳舞，拉手风琴。知识青年很多，很有意思。

在火车上遇到叔叔，我到沈阳住了一天，找到田力力。

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要买几双援越的那种高军用球鞋。38号二双，37号一双，最好买来寄来，以后把钱再寄回。最好开发票，邮费也开发票。实在不行就算了。你的球鞋买到了吗？

我的账还未算，过几天再去算，具体情况以后再说。

信是在被窝里写的，很乱。

此致

代问姥姥好！

端 阳

1969. 3. 30 夜 北大荒

在齐齐哈尔，口袋被小偷掏了，把小语录、通讯本丢了。小民、建军、秀兰等地址都忘了，给抄来，如有小语录，多寄几本来。

母亲刘燕瑾给父亲王林、王克平的信（1969. 4. 15）

父亲王林：

来信都收到，因为不知道你休息的准确日期，所以没办法给你写信。但是你的情况，从你的来信中及孩子们的信中全知道了，我相信不用很久，你就会得到解放。因为党的政策在这里摆着，革命群众是会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特别是九大的胜利召开，会更加速斗批改的进行，加快落实政策，所以我一点也不负担，也不着急，相信群众相信党，只要你进一步端正态度，深刻地进行检查，怎么样也打不成敌我矛盾。关键是态度和检查，因为解放的前提是批判，只有经过革命群众的批判，使自己真正提高认识、觉悟，能自觉主动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那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得到解放。所以希望你努力！

克平来信说你可能十八日（星期五）休息，我原计划这个星期四、五就能回津，但昨天抽血化验的结果，黄还微微有点，剩 1.7，按医院规定黄在 1 个以下才能合格。我其它两项都已合格，就是黄还有，医生说再住一个星期看看，如降下去了，那就才能出院。因此我的计划破产了，这个星期不能回去了。幸亏克平来信说他们学校又发生了变化，走的日期肯定向后推了，我也就不着急了，就安心的在这里再养它一个星期，顶多两个星期吧！

不过关于克平的分配问题倒使我反复考虑，究竟到哪里去呢？是找端阳去呢？还是另找个较好的农区插队？或者去找庆友？反正不能到牧区去。或者等等胡十磅来信？我现在

也拿不定主意了。要不我看就哪也别让他去了，先在家等一等再说，反正这一批也不能全分配光了。北京直到今年还有66届没走的呢！后又分配到工厂（不过我最近听说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北京的安插办公室，说这样分配是错误的，安办强调说68届毕业生分配不够了，工厂要的多，就连66、67届没分走的分配了。总理说，工厂要的数字就是不够，也不能这样做，可以从下去插队的青年中抽，可以再把他们调回来进工厂嘛。这样做影响很大，很不好。）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想就是不能进工厂，等一等也没关系，反正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个了。上海就有这样的办法，凡一家中有一、两个走了的，再分配就照顾了，就留上海或近郊，起码一家中留一个在老人身边。这样弟兄们也可以开会商量谁走，谁留，老人也可有人抚养，减轻社会负担。所以我想让他等等看看再说，如果你很快解放，那说不定还可以参军呢！

也许我这些思想都不对，但供你们参考。这次学校变动这样大，一定要让他慎重，你多帮助他考虑考虑，不然这也是一辈子的大事情啊！

据说清明已过，我在医院中过的也记不清日子，反正这里的丁香、杏花全开了，咱院的残花也还能有一两枝吧！不过咱那片自留地我看你让克平最好还是种上，种点向日葵、玉米、豆子的都好。不管谁要别荒了，颂英也可以种点，就这样吧！

祝早日解放！

大刘

四月十五日

克平：

最近的一封来信，昨天上午小燕就给我送来了，知道了你们学校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会影响很多人的，所以你也不要着急，要慎重考虑，选择，究竟到哪里去！

端阳信上不是说他们黑龙江已经来人了吗？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如果没有好的农区可插队的话，那就到他那里也好。一中的同学你也都认识，两人在一起也有个照顾。如果有较好的农区，我倒同意到农区，千万别去牧区，最好是往东北走，西北边疆就不太好，离

得也太远了。如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那就先别报了，先在家中等等再说。反正他们这一次也不能全部分配出去，也不是全班端或全学校端。就是全班端，恐怕也要有个别的少数人不去，你就不走他也没办法，所以不要着急，还是等一等，考虑周密了再最后决定。胡十磅来信没有？也可以等一等他的信，看看他那里的情况再说啊！

我昨天抽的血，今天化验结果出来了，转氨酶和三 T 全合格了，就是黄还没退完。现在还有 1.7，上次化验不是还有 2 点多吗，我估计这次准能合格，下降完了，结果还有 1.7，因此医生说最好再住一个星期，等降到 1 个以下就合格了。这样我计划的这个星期内回津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正好昨天接到你的信，说你们学校又发生变化，走的日期肯定后拖，这样我也就不着急了。医生说最晚能让我“五一”前出院。我看你们这样一变化，说不定“五一”分配不完，也许会拖到“五一”以后去了，那就更好了。

如果在我出院前，你又有什么新变化，那赶快来信。如提前走时你一定要来北京一趟，到医院来看看我。

因为写的挺累，我就不给姥姥、颂英单写了，告诉姥姥家里都好，让她别挂念。我再有一个多星期也就可以出院了，我这里都很好。（有变化往医院来信）。

再见！

祝你顺利！

妈妈

四月十五日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16）

克平：你好！

来信昨天收到，信封是爸爸字体，初看我还以为是他来的。

信的内容看来太幼稚了，不要把事物都想得那么简单、理想。我们此行去的是大兴安岭余脉。开始时，我也想象的和林海雪原一样，可一进去（未进大森林）很失望。所谓林

区，不过几个不高的山上稀稀拉拉地插着几棵胳膊粗的杂树而矣。深山密林，那里人烟稀少，根本不可能去玩。我在阿荣旗遇到很多北京来客，他们要比我们艰苦得多。主食是玉米、小米、高粱（小米与河北的不同，有柴草之味），他们的生活也没有我们这里有趣，最多不过二十几人在一起，相隔很远，都是荒丘，交通不便。我们农场来往方便，有公共汽车，每连又有高机往来。我们连四个月未见粗粮了，牛奶前几天8分一斤，现0.12元一斤。每天劳动规定8小时，其实上午中间休息一小时，下午也休息一小时，每天不过6小时。而且劳力过多，不算累，比公社强多了。现春忙季节，公社忙得不亦乐乎，可我们没事，挖地基，盖房子。全是机器干。你不要总是考虑大自然如何，应多考虑政治情况如何。

我们现有70左右知识青年，过几天还要来50名。以后还要来，青年人多了很有意思，打乒乓球、篮球，现排歌舞庆“九大”，总之是朝气蓬勃。另外，这里风景也很好，我们房后、房西，都是无边的大草原，出去一百余米就是，可以散心。夏天就更好看了，一望无边的麦浪。另外可以骑马，公社就不行，不让骑，马喂得不好，瘦得要命，还让你骑？他们又没多少骑马，都是拉车的。现在可以用猎枪打大雁、狍子了。过几天放假我还准备和老职工一起去打鱼，一次能打几十斤……不多说了，还是希望你能来这里。当然这里也有困难。即使不能到一起，到其他连也可以，不可能来了就给你分到一起，到新的地方结识新的战友。

关于自由之事，我看我们比公社的要自由的多。劳动之余，生活很丰富，他们怎么能如我们。来这里安家落户，哪能老回家，家也不是久居之处，每年回家一趟就可以了。我们说是纪律严，可是随时回家都可以，更何况存工多了（我们每月出勤按25天半算，多干了，不多发工资，但算多一个存工，以后少干也照发工资。我今年已经有15个存工了。）更没事，顶多不发工资。何去何从，你要慎重考虑为何。

4月20日，我营要来250天津知识青年，看来你赶不上了。20日左右还要来200名上海的。如批你去阿荣旗，我看你速找老牛，把关系转过来，如再慢，事就难办了。恐怕我营接收去的人已回来。到了这里再调总好办一些。要快！

寄航空信无用，和平信一样。

昨天晚上我和一个富拉尔基的挑了几担水，在大锅里洗了澡，洗得很干净，此法很妙。

如来东北，多带东西，如肥皂、洗衣粉、乒乓球拍之类。说老实话，插队各方面都不如军垦，在兵团一样可以受锻炼。两年一次探亲假。另外咱俩在一起，也方便得多。

代问姥姥、颂英好！

端阳

69. 4. 16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端阳：

上次信说给你寄《红旗》三、四期合刊，但买不到了。我找了几本活页文选，基本上把《红旗》三、四期合刊上的文章都有了，今寄去。一句话：要按照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

你看过小说《毁灭》没有？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美谛克”，就是一个到处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抗日战争期，有些从大城市到根据地的学生，就跟小说中的美谛克一样，我们就叫他们“美谛克”。我看你到了农场，也跟小说中所批判的美谛克差不多。当然了，只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任何大风大浪或者背后谗言也不要畏惧。可是，既然对伟大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就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否真理，要从实践中证明，要从广大革命群众的客观标准中证明，不能主观主义地自以为是！

我们那里落实政策，连扣一年多的都叫回家了。这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宽大政策的结果，而不是我们这些人没有犯错误、犯罪。我在白色恐怖下做过长期地下工作，今天查证有困难。所以还不能着急。专案同志比我们还急呢，其辛苦程度更不用说，真是像

古时大禹治水一样，三过其门而不入！

我在忙于突击写检查，初稿见了部分革命群众，说不上纲。双宣队和革群的态度是紧跟伟大毛主席的，既要拉，又要深挖思想，以免在组织上解放了以后，不久又重犯错误。

“九大”文件我与你妈都在尽力购买，买到的立刻寄去。已买到的活页文选，也可能等与“九大”文件一齐寄。

望努力多参加体力劳动！

爸

四月二十一日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4. 21）

哥哥：你好！

《红旗》没买着，爸爸买了小册子，寄去。

爸爸身体挺好，妈妈也快出院了。出院上天津来养着。家里的一切都很好，请放心。二哥去哪还没决定。没别事了。

小语录买不着，要买着一定给你寄去。

二妹子 英

四月二十一日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4. 25）

亲爱的妈妈：你好！

你十八日来信我今天中午才收到（今日二十五日）。我已经焦急地等了好几天了，主要关心：1、你身体情况，2、克平分配情况，3、爸爸的情况。上封信你已收到了，我还给克平去了封信，叫他来东北。前一个月，我去内蒙阿荣旗一趟，对那里的北京学生有所了解，并不像克平想象的那样，要比我们这里差多了，不论是政治、生活、生产、文娱生活各方

面。农业社劳动也艰苦，哪里有那么闲余时间。而我们现每天劳动不到6个小时，其余时间虽开会占去不少，但还是可以有充分时间搞些自己爱好的东西，看些书。作息时间可以大体跟你讲一下：早晨5：00起床，5：10—5：40早操，6：00开早饭，6：30—7：30天天读，7：30—11：30劳动。下午1：00—5：00干活，晚6：30—8：30开会，9：00睡觉。干活明面上是8小时，可掐头去尾，上午、下午中间又各有一小时休息时间，所以不到6个小时。如想回家也很方便，我连经常有高机去齐市，可乘68次一下到天津。只要打个招呼就行，说家里有事就中。齐市的同学经常回家，有的一去一个多月。所以你接到信后，马上给克平再去封信，叫他不能留津工矿，最好还是来这里。

北京桃李已谢，海棠一定开了吧。我们这里还是一片黄，必须很留心，才会发现草根处刚刚冒出一点小绿芽。四月初，天气很暖和，我把棉裤去掉，可这几天，又刮起大风，又下了两场雪，真是喜怒无常。我又把棉裤穿上。昨天晚上还结冰呢，可中午很暖和。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我准备过了五一就脱棉裤。

我现情况良好，请放心。关于报销问题，只扣了半个月工资，我问有无政治责任，他说就是为了避免以后外调的人再回家。给我发电报的人现是我营的副教导员。事已算完了，这个月再扣27元即可。一共给报了的250元（包括补助，基本每天按0.80元算，晚上如乘车按1.00元算的。在津、京一个多月，除扣15天外，其余工资照发，而且每天还有0.40元的补助，所以亏的不算多。我还有几十元剩钱。前几天又给克平寄去十元。我在连情况也很好，我现也是多调查研究，有充分证据才说话，同时大胆坚持原则，从正面多向连长提建议……政治方面就请你放心好了。春耕大忙季节，我们是没什么事的，全是机务上的人员去干，也就是全是机械化。我们主要是盖房子，挖地基或其它一些杂七杂八的活。这里地基要挖二米四十左右深，有二米二十多都是冻土，用镐刨，也够累的。现下石头，灌浆。

昨天夜里广播了九大胜利闭幕消息。今天晚上我连开展大颂扬，我也有几个节目，主要还是手风琴伴奏。我们生活还是很丰富的。最近还要来50新战友。营里要来250天津的，

200 上海的和北京的。青年人多了，会更有意思，朝气蓬勃。

半导体收音效果很好，在路上只被偷去一本三合一的小语录和一个通讯本，没别的东西，请放心。我早把贵重的东西放好，也留心了。

我自己吃的也可以，请放心。按正规价，一斤牛奶 0.12 元，前些日子八分一斤。现在食堂买熟的，加糖的八分一碗，有 7、8 两。他卖给职工也就那么回事了。只要有，我就喝。其它东西也不少吃，我们也经常在一起会餐，还喝酒。五一是要庆祝一下的。

小燕单裤已收起来，一点也未动。现我需要轴线，白的，蓝的，绿的，我常到老职工家砸衣服，还常帮助同学。如克平来，叫他带那个行李袋。夏天，棉衣什么的没处放（或油布也行）

另外，问你一件事。你现对我婚姻事有何看法？我现对连里考虑问题很多，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所以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也不想太费心神。

小燕怎么也不写封信？小四呢？不另给三舅、舅妈写信了，代问他们好！

我们带来一个照相机，就在我手里，照了几张骑马的相片，未洗出，以后洗出后寄去。

我的现通讯地址：黑龙江省甘南县 511 信箱 31 分队。

我东西也没丢失，大件的我都收好，只是箱子放不下，鞋什么的都放在外面。我的一条绿帆布皮带没了，可能忘在家里，如有机会再给我买一条，就是像军队武装带那样的。还有雨衣这里也是需要的。塑料的可以用，最好还是布的，风衣式的也可。

给我寄一本毛主席最新指示来，北京可能不少吧。要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其它不要，我也有一本。

韩然，我上次说她去一师师部警卫连，去了十天，后因身体吃不消，那里艰苦，她又回来，现又养蚕。

我已发了 24.2 尺布票，一斤棉花票，如何处理，来信说一下。

端阳

1969. 4. 25 夜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4.29）

爸爸：你好！

来信刚刚收到，马上回信。怕克平马上分走，不赶趟了。

你的来信很好，语重心长，很发人深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使前辈不脱离群众，使青年得到锻炼”（大意）。到了农场，我第一个感到的问题就是自己是没有知识的。虽然嘴上会说，而且很好听，但是遇到实际问题就用不了，分析不好。社会情况很复杂，自己头脑很简单，所以光凭感情是不行的，是要吃亏的。据我的看法，社会上一些事物，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很复杂，它不是一下子就给人真实的、本质的东西，而往往给人以假相或非本质或其它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往往一下子不会认识它，要有反复。对这种反复我不是消极态度的，怕反复就不去认识它了，而是用毛主席提倡的认识论去对待它。但是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我自己主席思想学得太差了，水平太低了。今后一定像你所说的那样多做调查研究，多思考，多请教贫下中农，同时注意观察各种人的态度和动向，多总结经验，使自己能够少犯不犯大的错误。但凡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就一定坚持，决不动摇。这种人在这不一定吃得开，易得罪人，不如“和事佬”好，但这不是个人得失问题，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能不能实行的问题。所以我是要坚持的。我是不怕打击、报复或穿“合理小鞋”的。旧的习惯势力对于新生事物的压力是最大不过了，迫害又是最深不过了。这种斗争看来还得斗它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但是我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会胜利，有了这一点，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所，我都会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当然在斗争方式、方法上我是很注意策略的。现时间很紧，我不准备多说，以后我一定详细把我的思想情况写给你，请你多指教。

我现一直参加生产劳动，一个多月来只休息过一天，连星期日都干。主要是挖地基，得挖2米4深，再下石头、沙子和灰，活也很重。我劳动还是有自觉性的，也是比较能吃苦的，干活也是比较卖力气的，群众关系也还可以。多劳动，就和贫下中农有了共同语言，

也能加速自己思想革命化。同时，我们连年轻人很多，明天又要来30上海的，劳动中自有无穷乐趣。“平生无大志，安乐一农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能够多有所贡献，这就是我的志愿。

九大一些消息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公开发表的我都能及时听到，对我是很大鼓舞。林彪讲话的八个部分很好，现在尚未见到，明天可能就来。我估计以后会出比较精致的单行本（还有党章），可速寄来。《红旗》三、四期合刊我已有。从五月份起，我自己又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自己订，自己收着，方便一些。

我们这里生活很好，请放心。

东北天气忽冷忽热，喜怒无常。现在还结冻，可中午又很热，穿单衣干活就行。我尚未脱棉裤，前几天脱了一次，上了当，又马上穿上。

业余时间我一直排节目，我们这里一有大事，就开颂扬会。我手风琴用上了，可是拉不好，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好好练习一下。其余时间就看书，学习主席著作或一些古典文学、诗词。

祝你身体健康！早日过关！

儿 端阳

69. 4. 29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 4. 29）

克平：

你好！来信收到，听说你要来，十分高兴。

别的不多谈了，我的意思到我这里就很好。其实都一样，听说别的师已发枪，那是边疆。我们主要种地，水稻今年不种，以后可能要种。我连比其他几个连好，出门一百余米就是一望无边的大草原，还能打猎。就是不靠河，夏天不能游泳，其实也没时间。如想去，就跟高机去嫩江，水很清，不像海河那样黄色的。不多谈，把要带东西讲讲。

1、只带一床棉被即可，我还多出一床，没有用过，也没什么用。家里也不够，多留家里一些，一个褥子即可。

2、带雨衣，最好是布的。

3、多带洗衣粉、肥皂，放下箱子下面一些，不一下用完，留着当战备。

4、半导体不要带了，留在家里。

5、书可多带一些，还有一些歌本。

6、给我买一条绿皮带，像军用的那样。我那条是否丢在家里。再来一双40号玩闹布鞋。

7、带个行李袋或油布之类的东西。

8、多带一些轴线，白的，蓝的，绿的，黑的等。衣服破了，可去老乡家用缝纫机砸。

我们作息时间：5：00起床、操练，6：00吃饭，6：30—7：30天天读，7：30—11：30劳动，下午1：00—5：00干活，6：30—8：30开会，9：00睡觉。每天干活8个小时，中间还有2个小时休息，也就干6个小时。活还比较累，主要看你怎么干了。

爸爸工资照发没有？寄去10元收到没有？来信说明。火速回信。

端 阳

1969.4.29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5.8）

端阳：

你四月二十五日来信，今天小燕给我送来了，她说已经来了好几天，今天有时间才送来。

我前些日子前后给你寄去两期《红旗》（四、五期），特别是第五期刚发行，我买到后就给你寄去了，想必收到了。因为是在医院托人寄的，所以有些不放心。

关于我的病情，前两信中都提到，现在已基本好了，原来决定这个星期二（六号）出

院，现因医院床位不紧张，我还有一个黄，就又拖住两天，决定十一日（星期日）出院，我十二日回天津。

克平来信说他们还没批下来，最早月中批下来，月底走，所以我也就不着急了。他决定到你们那里去，从长远看，从政治上看，我觉得他是对的，就坚决支持他到你们那里去了。

关于你提的问我对于你婚姻问题的看法，我的确还没有很好的考虑，我总认为你现在还小，刚刚走入社会，再过一两年再考虑这问题不迟。如果按过去上大学的话，你不是还没毕业吗！现在刚刚分配去接受再教育，立场、思想、情感还没有巩固，世界观还没有基本的得到改造，也就是在大风大浪中还锻炼得不够，所以我同意你自己的想法。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先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不要现在就过多的考虑它，过一、两年再说。

假如现在有姑娘追求你，你也不要急于表态，确定关系。一定要长期了解，互相要经受考验，并且考虑的条件与标准首先要从政治上出发，这是感情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巩固将来也不会好。没有政治作基础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感情。其次再考虑形象、年龄、趣味……等等。主要是政治条件，思想好最重要，千万接受你四舅对蒂荣的经验，光从形象趣味出发，不从政治着眼，结果吃了亏。

现在我不了解韩然和田力力对你怎样？和你对她们又怎样？因为我还没有发现你接触过什么女孩子，只感觉到她俩对你还有来往，也不知道你们是一般同学、同志关系，还是有没有什么其它好感，或她们向你表示过什么没有？所以我不能发言。从政治上看两人条件都很好，也许韩然比力力更成熟。但其它方面我就一点全知道了，主要是关于她俩的态度我一点不知道。

我想就是她俩对你有所表示，你也不应急于表态，要慎重考虑，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也还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因为年青的女孩子，在感情上往往是飘忽不定的，是变幻多端的，是经受不起环境的影响的，往往是变换一个环境就变换了情感，有时也经受不起别人

的引诱和追逐，所以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这些只是我从理性上去替你分析、考虑，但具体问题，还需要你自己去做具体分析。在感情没发展的时候多做理性分析，多从政治考虑，以免感情一发展，就不能从理性上去掌握自己了。

总之你自己的终身大事，还需要你自己做主，只不过目前还不要过多的去考虑。目前场里斗争形势那样紧张，你们又刚去，等过一年两年，环境较熟悉了，工作学习都有了一定成绩再解决不晚。

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供参考。因不了解你这方面的情况，这次回京你也没跟我谈，我不好发言。

现在北京已不是春天，已是初夏了，丁香、海棠已谢，柳絮已满天飞舞，槐花已快开了，健康的人们都已换上单衣，想你们那里的气候，总差一个多月吧！

再来信就给天津写吧！你要的东西尽量替你办。

你的布票最好换成全国通用的，可以寄回北京来买。如换不了，就先放着，你什么时候用就自己买好了。

再见！

祝你进步！

妈妈

五月八日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5.10）

爸爸、妈妈：你们好！

爸爸寄来的几个学习文件和妈妈寄来的三、四、五期《红旗》全都收到，很好、很及时，对我学习有极大帮助。

我估计妈妈已回天津，故不给北京去信了。上次给三舅家去了封信，不知收到没有？

从妈妈来信中看好像未收到。给家里的信也不知收到没有，也未见回信。今天看到又来我们团的90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又想到了克平分配情况，所以马上给家再去封信，我估计可能信收后不久，就会收到你们的信。

妈妈信中提到克平决定来东北。最好来我们连，我们连靠着草原，还可以打猎，今年没种水稻（种水稻最累，天还冷，有时就得下水。我前五天帮助一队给水田打埂子，累得够呛，不如小麦最省事），别的连都不如我们。具体的没法太详细地讲了，前几封信也说得差不多了。我们营有一个人到天津接人，你最好找他一下，他叫盛景芳，住渤海大楼502室，找他把关系转到我们连来。

家里有什么事，多写些信来，要快。

爸爸情况如何？检查通过没有？

不多写了，信是爬在被窝里写的。

端阳

1969.5.10 北大荒

克平：你好！

你自己的事，要注意办好。我是无能为力了。总之一句话，还是来东北好。

你们来东北，发什么东西？今天来的上海新战友，还发了一个军大衣，国防绿的。你们发吗？听说我们发的不好，是自造的。

你来时，保要带一床被、褥即可。上次信里也写了。要多带几袋洗衣粉（10袋吧），肥皂几块就行。另外带缝纫机上用的轴线和一双尼龙袜子，再带几个歌本，过去的《革命歌曲大家唱》、《外国名歌》等，还有《诗韵新编》，洗衣服夹子、行李袋、冲胶片的夹子。

不多谈了，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到来吧。

另外，咱家里走了不少了，到离家千里之外，要多安慰一下父母，特别告诉颂英，多照顾爸爸。

姥姥身体如何？生病没有？代问她好！叫她也要好好保养一下身体。

托颂英一件事，把做菜的一些手艺程序记下来，如清蒸肉、炖肉、炖牛羊肉，炒土豆……

你来时要带一条绒裤，光毛裤不行，最好再买一个绒衣。

端阳

1969. 5. 10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王克平的信（1969. 5. 19）

爸爸、妈妈：你们好！

妈妈现已回天津了，要好好休养，不要太为我们操心了。爸爸现情况怎样？历史还没有调查清楚吗？这事着急也没什么用，只好等了。

我这里生活很好，请放心。活虽累一些，但对思想改造有极大好处。现在学主席著作，自己感觉是能学得进去了。有时对队里一些事看不惯，认为不符合主席思想，有时也提提，但又无可奈何。总觉得无用武之地。现在也确实考虑得多起来，社会经验也比较地多了一些。我现对那些最下层的农工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一天天辛辛苦苦，为革命不怕苦，不怕累，不为名，不为利，他们很朴实。而对那些高贵者很鄙视，他们成天遛遛逛逛，或者有那么一点技术，就到处指手划脚，浮在上头。他们拉拉扯扯，人情很多，就是没病，到医院就能拿出好药。而那些贫下中农，就不大容易了。他们不爱为工农服务。这种旧的习惯势力还是很大的。当然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了改变，形势还是光明的。

不多谈了。

《红旗》订不着，以后还要按期寄来。时间很快，和平信一样，不到一星期就能到。有时只五天。我自己订了《人民日报》，一般三、四天后能看到，又有半导体，消息还是知道得较快的。

我的棉衣还用洗吗？那件破军棉衣已破得不成样子，如何处理？我们这连里缝纫机很

多，只是没线，我自己也初步会使用，还可帮助别人。

我们这里今年风特别大，现在还挺冷，得穿棉袄。

前批我连来了10个上海新战友（4男、6女），下批可能就是天津、北京的了。卫军分配情况如何？我给小民去过一封信，至今不见回信。

不多写了。

代问姥姥好！颂英好！问姥姥鱼、羊、牛、猪肉、粉条等做法。

祝身体健康！

长子 端阳

1969.5.19

克平：你好！

来信和主席在九大上的讲话均已收到，请放心。

你还是要多尽力到东北来，即使不在我们师也行。你们月底能动身吗？听说东北去的人和天津闹了矛盾，东北要的条件高，天津不干，要他按校端，所以工作不大好进展。

我现拖坯，活很累，别的也懒得干了。前几天，我和老战友一起去东阳打鱼，没打多少。那野鸭很多，一群有时有二十多只，可我一只也没打着，老远见人就飞了。可是很有意思。

不多写了。寄去的钱收到没有？

爸爸情况如何？来信为何没提？

端阳

1969.5.19

你看天津有没有卖织鱼网的胶丝，比头发稍粗一些，或尼龙丝，多少钱一斤？来信说明。有卖全钢手表吗？

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5.28）

端阳：

今天上午十一时克平就上火车出发了，他自己选择的军垦五师五十一团，距离你们处约有两百里，到时他当给你写信。

五月十九日来信我看了。从信中得知他给你寄去了他听报告时随时做的记录。整理后复写时，留有底稿。我看了看，极不准确（当然大意没错），这个整理稿如果被敌人弄去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见信后赶快烧毁。见信后立即烧，万勿疏忽!!!

我的问题，正在进行，估计不久就可见分晓。处理清楚后，我们本单位要给你们单位去信证明结论（因个人写信不足为证）。我在白区时代做过不少工作，而白区时代的领导人有的被国民党杀掉，有的因年老或疾病死去了，今天查对比较困难。革命群众对此采取慎重态度，就是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的表现。同时，在思想上也要对我进行深入的触及灵魂的批判，所以比其他人更重视，这对我的教育更有好处。

爸

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

端阳：

来信收到了，我于本月十一日出院，十二日就回天津来了。在家已半月，忙着为克平准备行装。现克平已走，我也该好好休息了，这些日子忙得我够呛！又赶上姥姥生病，我又不健康，你想象得出来我是多么累吧！

克平到五师五十一团，因为这次争取到兵团去就很不不容易，人家批到哪就只好再要求调动了。同时他们学校的几个同学都到五十一团，这样他也就同去了。据说离你那里二百多里地，比你们还远。他有一个同学贾凯力的哥哥在那里，来信说那里不错，完全是旱地，种小麦和大豆，没有水田，他们就都很满意。因克平有关节炎，种水田是不适合的。他们说如果他那里好，将来可以叫你到他们那里去，我看那样也不错。他们在嫩江附近，具体

地点还不知，等他到了，他会给你去信的。或者你去看他，或者他来找你，你们具体再商量吧！然后把详细情况写信告诉我，你也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看看。

你们现在还脱坯吗？那在农村来说是最重的活，只有好劳力、强劳力才干那种活呢！你刚开始干吃得消吗？一定要小心，那个活最累腰，开始干腰最疼，要悠着干，千万别扭着，要伤着筋骨可是一辈子的事。要长期打算，别图一时高兴，猛干一个点，累伤了就麻烦了。最近李运生来看克平，他说他就累伤着了，肋膜老疼。因为他们在碱场劳动，总扛大麻包，一下扭着了，肋膜发了炎，这种病是非常讨厌的。

另外我住院这个时期，有好几个插队青年得了黄疸肝炎，都是疲劳过渡。有一个知识青年发病后还猛干三天重活，推小车推土，结果到医院后三天就死去了。所以你们也要特别注意黄疸病，只要稍有不舒服，赶快到医院去看，千万别耽误。

目前“九大”开后，中心的任务是加强团结，团结为了革命，团结是胜利的保证，所以希望你们与上海青年之间要加强团结，共同用毛泽东思想来把农场办好。

你的旧军棉衣如果破得实在不能穿了，就等着有人回津时捎回家来好了，在家里可以替你拆洗后换个面再做上。你的小棉袄如不脏，今年可不拆洗。如实在太脏应拆洗，你们那里能拆洗就在你们那拆洗好了，如不行也一块捎家来拆洗好了。千万别邮寄，因一邮寄那邮费恐怕比棉衣还贵呢，就等着来人捎来好了。目前没人来，以后总有人来。

你要的东西克平已带去，只是雨衣买不到，如还需要什么，可来信。出门在外主要注意身体，别先病。

最近三老祖已去世，小丫丫（韩晏）已分配到云南橡胶园去，他们家中已无人。你看变化多大，不多写了！

妈妈

二十八日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5.31）

爸爸、妈妈：你们好！

一直没有收到你们的来信，不知何故。也不知克平分配情况，究竟来不来东北。现已有一批天津新战友来到这里，也未见到克平的音信，心里也是十分焦急的。

我们一个个地走了，你们一定很伤心的，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想家呢？但是这是革命的需要，个人之事就提不上了。“养子防修”，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边疆去，培养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才是对主席的无限忠诚。主席、江青同志都引用过“触龙说赵太后”之典故，其中有一句话，不要“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让自己的孩子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闯，去经历风雨见世面，这才是对他的最大爱护。

你们要多多注意身体，好好保重。俗语云：“子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子不愁。”其实说这话的人真该打一百大板。

别的也不多谈了，我在这里情况很好，我也是很乐观的。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我和贫下中农、新战友关系还是不错的，在劳动中很注意思想改造，干活很卖力气。一有空也抓紧时间学习、总结，现在对主席著作也学得进去了。经过长时间考验，群众是会了解你的。日久见人心，有些人经不过考验，脱离了群众，往下滑。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经受得住考验，所以请你们放心好了。另外我准备在连时里主动干一些工作，把连里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们现在只吃过一次菠菜，几次韭菜，青菜很缺。我想在这里试种关里的一些蔬菜，解决这里的一些问题，因此急需你们的帮助。1、在津给买一些优良品种的种子，大白菜、洋白菜、韭菜、各种豆角、莴笋、水萝卜、大白萝卜、大园茄子、菠菜、西葫芦、冬瓜等瓜种。2、关于种菜的一些技术书籍。一定尽快办到。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些科学实验，各种多来一些，这里土地很多，肥有的是，水也足，就是气候差点。

另给寄点味精（用塑料袋装）、虾皮等调味素。快叫姥姥把菜的做法写出寄来。

此致

敬礼

代问姥姥、颂英好！

端阳

1969. 5. 31 夜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3）

妈妈：

我于昨天下午又转到四队，这个队是师里的点，是全兵团的样板，非常好，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是非常好，师里领导经常来。

不多写了，过一两天详细写，好好养病吧！

问李舅好！问姥姥好！爸爸好！颂英好！问全院的大人、小孩好！

刚到这里，东西还未准备好，这里又非常紧张，不多说了，再见！

克平

6.3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4）

爸爸、妈妈：你们好！

你们的来信和克平从嫩江 51 团的来信同时收到，心里十分高兴。这些日子，我一直焦急地等着你们的来信，可一封也没收到，心里忧虑不安，怕是出了什么事，克平来不了了。这下可放心了，也请你们放心。

这几天，妈妈一定很累吧，为了送子去建设边疆，又是肝炎病刚好，一定很疲劳了，现在一定要好好休息，千万不能叫病复发，这样我们才更放心了。

我已给克平回信，等他抽出时间（他去一定先办一个星期左右的学习班），叫他先来我这里一趟，然后我再和他一起去他那里一趟。6月19日是我生日，最好赶在一起过，更有意思。这一切请你放心吧！

现在我们正在锄地，活不算太累，就是中午晒得慌。但是也更能体会到农民的痛苦，这在过去是没有体会的。现在我对些勤勤恳恳的贫下中农从心里爱，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上层人物感到卑弃。我只拖了两天坯，是够累的。这里有句成语，“拖坯打墙，活见阎王”，就可见了。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水冷，拖坯下水时，刚下去一会儿，就全麻了，开始疼，后来没知觉，脚就踏在冻底上。但我跳到水里，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干了。贫下中农说，这回是真结合了，不是口头革命派了。我自己心里很高兴，当然做的还不够，以后还要多注意好好改造主观世界，绝不当无产阶级的败家子。我们和贫下中农关系也还是可以的，另外和其他知识青年关系也不错，请家里放心。

我身体比以前好得多了，就是前两天病了二天，马上好了，不重。身体也结实了，请放心，我自己对身体也很注意。

军棉衣已破得不像样子，以后有机会带回去。另外我的布票如何处理，到天津能否换，上海就可以换十尺。

这个月又扣了7元工资，目前账全部清了（前两个月各扣了20元）。我每月伙食费一般都在20元左右，有时还不够。下月就可能改成吃定伙，交12元，但吃的不好，自己还是要适当开小灶的。我们只吃过几顿青菜，目前只韭菜下来，其它都没有下来，真不习惯。钱不往家里寄了。

上封信收到吧，主要是要菜种。再加上几种：大西红柿种、大茄子种……爸爸清楚，叫他多想想吧。

如顺便，再寄点味精、虾皮、紫菜等调味品。你们看着办吧。菜谱写得不详细，主要是配料、火候等。

那个讲话销毁，我们又从别处（一个从天津带回的）搞到一份。

听说姥姥病了，叫她好好保养，问她好！

爸爸，祝你早日过关。

再见

端阳

1969. 6. 4 晚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6）

妈妈：

我从5月30日到达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1团，先到二连，在二连呆了两天，那里一个天津的都没有，我们要求调连。四连是全师的点，师里的首长经常来，现在正搞半供给制试点。这个连早已整完党，是试点，取得了经验教训，推广到全师。这个连的指导员是复员军人，原是改成兵团前的荣军农场革委会副主任。我们在二连住过两天，确实感到四连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比二连好。这里吃饭在小礼堂里吃饭，住在刚盖不到一年的砖房宿舍里，每天早晨喝豆浆，随便喝，牛奶五分钱一斤，没人喝。得到养牛的那买，就在我们连。这喂猪都是用玉米。

这里还是有些冷，丁香花正在盛开，我们这是丘陵地带，黑土，非常肥。现在都不干农活，干一些杂活，搞基建，一点也不累。

我给端阳去了信，让他来我这一下，我们离他200多里，有火车。

我们这离师部很近，20多里。这里没有天津的，这批来三个人，加上我们共六个人，都是上海、齐齐哈尔、哈尔滨的，这里的连、排、班的领导都非常好，大部分是老职工，也有些知识青年。

这个连正在大兴土木，盖房子，附近都种上了树，还种了一些果木，养了大批猪、牛、羊，真正干农活的时候少，全部是机械化，收、种、打，每天干8个小时，中间休息两次，每次一个小时，实际干6个小时，这里生活安排得非常紧，个人自由活动时间少，刚一来

又想睡觉，所以不多写了。

这封信是在开大会时我在下边写的，现在写信任务很重，不多写了。

妈妈好好养病，千万别转成慢性的！多休息！姥姥也要多注意身体！颂英要多干活，在家里非常舒适，不要以为不好，在外边就知道了。

爸爸现在怎么样？把身体注意好了，好好检查，不用着急。

我一切都很好！

问张寅、张访、小雁、小英、小明好，孙月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

问小孟阿姨、陆玉华阿姨、王敏阿姨、孙大娘好！

问李舅好！

再见！

克平

1969. 6. 6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 6. 16）

端阳：

你的第一封信已收到，迟迟未回信，本以为你会这几天来。我要去你那，跟连长请假，连长不许，说等夏锄以后再去。你能来就快来吧，来不了，等我夏锄以后再去，夏锄最迟到七月十日。

你来一是取东西，更重要的是到我这里看看。我这里是师部的点，管的严，天津人又少，这次来四个男的，有我们学校三个，贾凯力在副业连。当初袁副师长不让到你那去，说分开能锻炼一下。当时能让我来兵团，我就十分满足，现在得寸进尺，要到一起。你们那附近都是一中或天津女六的老造反，人现在我看是挺重要的。我们连，师里也尽把干部子女送来，有北京、大连、沈阳等地的，北京有两个男的，还差不多，没什么政治头脑，其他尽是女的，还都是小孩，有的小学毕业。这里没一个人跑回家的，谁跑谁倒霉。成天忙的连写封信的时间也没有，更别提看书了，我们四点起床。

我打听了要转团得到师里去，团里、连里都不管。你和你们那的师首长认识吗？袁副师长知道你们，老牛介绍的。实在不行到老牛她们连也可以，让她给卖卖力气。你最好先来一下，来不了那就得等我夏锄完去，七月上旬。

你那里挺自由，回家容易，平时又有时间看书，挺不错，但不知生活上比我们好吗？你能来快来吧。

再见！

来时带手提包

克平 69.6.16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17）

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一晃已来到这里十几天了，但好像呆了好久。我们这些日子夏锄，不十分累。这里小麦用飞机除草（撒药），我们主要锄大豆、玉米。这里吃的全是白面，在礼堂里吃，这里生活还是不错，不用担心。主要问题是想家，妈妈一定要好好地把自己养好，不要着急，将来咱家是可以在一起的。我现在想到端阳那里去，尽量争取。当初只想找一个好地方，但多好也不如在一起，你们的意思呢？我现在才体会到在家里是多么幸福。我现在变得非常勤劳，不像在家那么懒了。颂英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妈妈，要分配时最好是留在工厂或近郊，要不哪也不要去了。不要以为在外边是多么好，不要和大人顶嘴，这是非常不对的，我以前有时是那样的，但今后决不会那样了。

我们连现在搞试点，实行半供给制，管吃，也许管穿，也许是衣服半价。每月只给十二元钱零花，现在没最后定，正在试点，还未实行。

我们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然后吃饭、洗脸，后集合到地里干活，干到十点半吃饭，然后午睡，有时在地里搭个大帐篷睡。一点开始干活，干到四点钟回来。吃完晚饭有半小时时间可以洗洗衣服，然后就开会。这里会很多，现在农忙，自己活动时间很少，我想请

假到端阳那去不能，得到农忙以后。夏锄再干二三十天告一段落，休息几天。我们连管的挺严，开小会都得让发言，有时老是那一套。

我们夏锄刚干有些累，干了几天就不累了。用个锄，几乎直着腰，就是有时晒点。现在有些时候还得穿毛衣，平常每天早晚都穿毛衣。劳动是对我们一个很大锻炼，一点小病都没闹，身体很好，放心好了。

妈妈身体怎么样？一定要好好地养，像爸爸那样注意身体，没事就休息，也别多找事。颂英要争着干活，你干的那点比我们那是太少了，你以后可到这里体验一下生活，一出来就知道家里是多么温暖了。

寄去在野地里挖的野草，挺香，可给院里的小孩一枚。我们20日发工资。

问姥姥好！问全院人好！问李舅好！

再见！

克平

69.6.17

刘卫民给王端阳的信（1969.6.26）

表哥：

来信收到了，请你放心，近来身体如何？工作很顺利吧！

我在两月前收到了你的来信，一直没有回信，请原谅！

我回北京没有回去，我在6月又回来了，现在在队里劳动。我们很忙，整天锄草，太阳晒得非常难受。从早上五点一直晒到天黑，中午休息一会儿就上工。

北京插队学生来延安有两万，现在走了一万，还剩一半，现在还有往回跑的。就拿我们大队来说吧，来了30个学生，走了20多个，现在只剩下10几个了。走向北京的学生，回去上告，中央派来了调查团，到这里调查，是否合乎实际情况。如果真有那些困难，有可能重新分配。听说的。反正我们的老乡，思想够落后的。比如：什么现在不如单干好，

什么现在不如解放前给人打短工吃的饱了，等等一些落后话。

我要站稳立场，对的听，不对的坚决反对。

二表哥前天给我来了一封信，我已经回信了。

我们这的风景很美，到处是山。我们住的山前有一条小河，绿水青山的，比画画的还美。今年我这玉米长得不太好，别的还可以，我这也早了，这几天才下了一场大雨还行。

来信。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表弟 小民

6.26

刘建军给王庆友的信（1969.6.26）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表姐：

你好！你的来信我早已收到好几天了，但因为活忙，没能及时回信，请原谅。

我们最近一个阶段，也就是从6月13号下午开始，一直到25号收割麦子来的，整个的几百亩山地麦子，经过11天半的时间全部都收完了。我们开始打算是抓紧时间还要12天才能收完，可没想到我们一鼓足干劲胜利地提前半天时间收完了全年的麦子。当你知道了这个消息后，也就不会再生我没给你去信的气了吧！

收麦子这个活在我们这儿来说是最难的一关。如果你要是闯过了这一关，那在干其它的活也就容易了。我们地全在山上，几百亩麦子全在山上，每天上山下山，真把人愁死了。我们早上5点钟就上山了，早饭有人在山上就吃了。中午12点才回来吃午饭，下午3点又上山了，干到晚上8点钟才回来。中午和晚上下山时，男的还要一个人挑两捆麦子，我们女的一个人背一捆。山上的麦子全是靠车和人给弄下来的，可累了。你看我们8点多才收工，吃了饭就9点多钟，才洗洗脸，洗洗脚，写完汇报和日记后就都10点多钟了。一转眼

就快11点多了，人也就困得要命了。所以我在这一阶段一封信都没写。今天我们放假了，我才一一的全给回了信。

你信中谈到的那种活，我们已干过了。过几天放好假我们还是锄地。我们这儿的青菜是比较多的，就光我们小队就有一个菜园，有三个老汉专门管菜园的。什么韭菜、小白菜、葱、菠菜、洋白菜、西葫芦瓜等一些菜我们这都有。现在的黄瓜、西红柿，已快能吃了。你们那儿的菜多吗？

你们那儿的麦子为什么收这么晚呀，我们到8月份，第二年的麦子都种上了，你们才收，真晚。

我们这儿的政治空气很浓，不论是队里还是我们自己都抓的比较紧。在5月27号《北京日报》已把我们事迹给刊登在《北京日报》上了，并且报社的人也给我们来信，向我们要稿件。我们总的来说生活的还是比较活跃。

最后，再谈一谈你问我的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家里写信也从来没有和我说过这事，我一点影都不知道。事情既然摆在这了，那我就谈一谈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是不离开这儿。现在这儿有一股倒流的思潮，有不少的学生已经都跑回北京了。对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的看，一方面是这回陕西省、专区对抓知识青年的工作没有抓住，对进行再教育工作没做好，促得一些思想不坚固的人就留恋大城市。另一方面也在于家长，在于本人。像这类的事，在我们这个青年小组也有。有一个同学家里再三的写信让他回家去看病，还有两个同学都同样如此。但他们都坚定不移，给了倒流这股歪风一个有力的回击。所以我也要向他们学习，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走到底，在哪儿都一样嘛。你们那儿生活虽然好一些，但我们这儿虽然不好，也是要靠我们来改造的，所以我是想不想走的。你说呢？我现在想听听你的意见，来信告之。

没事不多写了。

代问你们全组战友好！

祝你健康！

建军

6.26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6.27）

爸爸、妈妈：你好！

来信今天收到，心里万分高兴，特别是关于爸爸的历史已全部查清。我估计一定是到了中央，某人点了头。

我现紧张的要死，每天仅睡四个小时，中午最多睡二个小时，比较疲劳。主要是我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把我选了进来。很多工作都要我来抓，有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工作又很艰巨。食堂是个老大难，群众意见最大，一般男同学每月20多元，还吃不好，挺好的白面，不是酸的就是黄的，有时改改样，是花的，叫人哭笑不得。但有个老师傅拿着，成了个权威，动他不得。闹了几个月，还是那个味。士兵委员会成立后，先抓的食堂。我们大胆地进行改革，实行吃定伙（每月12元），将两个老师傅拿下去，换上一些新人，吐故纳新。过去老师傅每人每月才交8元，现和士兵一样，而且没有任何特殊化。饭做得也好多了。过去肉、蛋、细粮多，大家吃不好，现每天不到一角钱的菜金，可给调剂的很好，群众很满意。但是老师傅起早贪黑，一个个累得够呛。小米不爱吃，我们就给磨成面，和白面揉在一起，蒸出来的特别香（我也进食堂帮一个月厨，以后士兵委员会轮班去）……具体的很多，不多谈了。总之，工作搞得很好，但身体累得够呛。

另外，我们食堂又开始养猪，种菜，这样才能降低成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发挥南泥湾大生产的传统。但组织群众的工作很难做，开始，大家劲很高，可几天后，就不来了，有常来的看别人不来，也不来了。动员了几次，下班一召唤人，寥寥无几。自己是士兵委员会的，不干也得干，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退不得，所以拼命坚持。现在可不同过去，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你光动嘴，菜是不会自己长出来的。你召集别人，你必须先干在前头，有时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还是要种。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就一直走下去，

决不在中途停止或倒退，在斗争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动摇性。这样慢慢就会感动其他人的。现在就好多了，总有那么一些骨干，我一叫就会去的。有时也想，你也不能老着急，人的认识总是有高有低，有先进有落后，不可能一样。人的思想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要有个过程，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世界上要想认真干好几件事，没有艰苦劳动代价是不行的，幻想是代替不了现实的。在实践中我懂了很多东西，和在学校里全然不同。要说的很多，一言难尽，也就不多谈了。在政治上，我是会按主席思想办事的，只是社会经验少，有时不免要碰壁，我看也没什么，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

现工作很忙，一直未去找克平。他也请不了假，不能到我这里来。他给我来了四、五封信叫我去，我找到连长，没批准，他说你们现刚干出点眉目来，但思想还不稳定，不能放下这摊子就走了。也确实，我们6月10日开始吃定伙，菜当时刚种，猪舍未盖……困难很多，脱不开身。这几天，种了二十六池子小白菜，四、五池水葱、胡萝卜，七池子秋黄瓜（廖给带来的），2000茄子，队里又给了15亩豆角，猪舍又盖好，也差不多了。走也说得过去了。昨天我病倒了，肚子疼，把我拉到营部看看，是痢疾，打了几针氯霉素，今见好。正好养几天病，把我这摊工作安排一下，我就可以溜之乎了。

廖晓淇正好在我生日那天回来，一直就来我连，把东西给我，谈了家里一些情况，还带来几份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在这里没见到粽子，很想吃。我买了50个鸡蛋，可一忙，也忘吃。其实也没什么可过的。

天津天气一定很热吧，我们这里天气变化很大，前几天挺热，这两天下了点小雨，又冷起来，有的人披上大棉袄。早晚变化也大，早上挺凉，穿单褂不行，中午又晒得难受。今年我还一次泳都没游，也没时间。现正夏锄，假很难请，几个月不放一天假。现在也习惯了，放了假反倒觉得没事干。

在生活上我自己料理得挺好，前几天又把棉被拆洗了，衣服更是勤洗勤换。请放心好了。

最近文艺界有什么新情况？天津形势如何？来信具体讲讲。

再见

代问姥姥、颂英好！

端阳

1969. 6. 27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7）

妈妈：

来信收到，知道爸爸的检查在排里通过了，非常高兴。但是你的身体没有好转，非常担心，一定要好好地保养，千万别变成慢性的肝炎。

我来到这里正赶上夏锄大忙，没机会到端阳那里去。端阳当选上了士兵委员会的委员，太忙也暂时没功夫来我这里。我再过几天夏锄差不多了，就可以给假到端阳那里去。

我这里到火车站 30 里，到双山车站，双山在鹤山下 30 多里，坐火车就到拉哈下车，再到查哈阳，再到端阳那里，一般有汽车可搭，也挺方便。我想转到端阳那里去，我过几天到端阳那里看看，他们那条件怎样。端阳给我来封信，叫我安心在这里。我这里条件是不错，有个小卖部，有个小卫生所，这离团部七、八里，团部有商店、医院，这里离师部二十多里，师部商店更多。我们吃饭在小礼堂，有大圆饭桌。我们十几个人睡一间房子，比咱家的小，是砖房。我们连正大兴土木盖房子，还要盖个更大食堂、种子库，还要盖许多青年宿舍、浴池，这里冬天修水库。今年大旱减产，七月十日以后才夏收麦子。现在天气还有时冷，有时穿棉袄。我们听说过些日子北京还来一批，是六九届的吗？

我们 20 日发工资，扣了这月饭费，只发了三元六角。我们还未实行半供给制，底下有一些意见。

庆友来信要把那个新的半导体寄来，我还是等等再说。

我寄去几份《兵团战士报》。

问爸爸、姥姥、颂英、李舅好！

问全院小孩、大人好！

再见！

克平

1969. 6. 27 晨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6. 28）

爸爸、妈妈：你们好！

今天我又去找连长请假，没有批准。说现夏锄很紧张，如果一个请，别人也要请，制止不住，最好夏锄完再去，还有 20 多天。按理说连里没有准假的权利，得到营里去批，他不好作主。我们连长还不错，我也不想给他找麻烦，只好再过几天好了。现夏锄锄不完，一下雨，地就荒了，打不出粮来了。我们连任务完成的不好，新战友干不了多少活，每天锄不了多少地，也不好办。或准备 7 月中再去，那时给不给假也走。

天津一定正是蔬菜盛市吧。我在这里只吃到菠菜、小白菜、韭菜、水萝卜，别的一概未见到，西红柿才不到两寸长。

布票我一寸未用，还有一斤棉花票，这里没什么好布可买，我找机会给你寄去。你先打听好是否真能换，否则再寄回来太麻烦。我们这也就能买几尺华达呢，还要赶上，一抢就没。我想再做个蓝布褂子。你先问好能换多少，我全寄去。

现天津文艺界有何新动向？北京呢？万力、张学新诸人如何？

不多谈了，再见！

颂英每天还上学去吗？丫头分配没有？上次我给小民去过一封信，一直未见回信。

端阳

6. 28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6）

哥哥：

你好！来信收到了。

现在我校正在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听老师讲我们可能二月份分配。听我班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说，北京69届的毕业生，也就是丫头那一批的，九月底分完。说有三个地方：一个云南橡胶厂，一个内蒙军垦，一个东北军垦农场。都要走，一个也不留。三舅来了说他想让丫头上你们那去（据说在嫩江那）。你来信说你给小民去过一封信，他也没给你回信吗？告诉你，他上别处串联去了，准备要回北京，结果也没回去。听说他们68届的那批，积极的走了之后，没走的都留下了，有的留在工厂，有的留下当八大员，有的是修马路。周总理批评了分配组的负责人。走了的有的回来了，都不走了，整天在办公室里磨。

哥哥，你们那一定冷吧，我们这前几天热极了，这几天下雨了，还凉快点。家里的向日葵一人多高了，玉米半人多高，去年种的西葫芦有几颗不是没出吗？今年长出一颗，长了一个西葫芦。还种了几颗吊瓜。现在天津菜多极了，有茄子、西葫芦、西红柿、黄瓜、洋白菜、大葱。西红柿现一毛钱一斤半，以后还贱。现在这是美中不足，没有蒜。听爸爸说蒜和蒜苔是军事物资，是抗毒的。那几天还没有肉，都凭本买，一户5毛钱的，说肉都做罐头了，备战呢，现在多了。上次廖晓淇来了，给你带去两瓶草莓果子酱，一斤牛奶糖，你都收到了吧。

你来的信，妈妈躺在床上，是看了又看。你们那要有照相机，你和克平俩人照一个多好。照好了寄来，要是妈妈想你们就拿照片看看你们。

7月7日是刘姥姥的七十二大寿，打算吃面条。

没别的事了，再见！

二妹妹

1969年7月6日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7.6）

端阳：

来信收到，没想到你在那里那么忙，我想怎么样也可以请下假来去看看克平，谁知你又当选了士兵委员会的，那就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也不要强行请假了，要注意影响，要搞好群众关系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晚一点去克平那里也没多大关系，反正他已经到那里了。他也很忙，等过了夏锄再去看他吧！千万不要不得领导批准就溜了，一定要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能像在学校当学生那样散漫。

关于克平要调你们场的问题，我想你先让他到你们场看看，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再决定，不然他很爱感情用事，一时心血来潮要求调，调来后又不满意就晚了。你也到他们场去看看，了解了解，如果他那里条件好，你就可以调他那里了。这当然主要看政治条件了，要看政治环境，生活上艰苦些将来总可以好转的。如在政治上老受压抑，不受信任，那倒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要慎重的考虑与商量，然后再做出决定，或暂时先在两处看一个时期，将来再要求调，或现在就要求调。当然我们是希望你们将来能在一块的，互相也好有个照顾。

六月底那个星期日你爸爸公休回家来了，他们麦收已完，他除了晒得很黑，身体还很好，一直坚持完了麦收。我看到干校去经常劳动，对他很有好处。因为麦收，他们时间很紧，只安排了他在大会上做了检查，别人提了意见。这次公休让他回来准备做补充检查。我想再有一两次会也就差不多了。目前他们干校还有抽调人去支援工业、支援文教的任务，所以也很紧张。许多人都不愿意去当教师，都愿意到工厂去当工人。原来本市要抽一万名干部，现在所知道的几个文艺团体，都没落实呢！思想工作的确很不好做。

昨天刚听说现在天津文艺界刚开始动员整党，计划一个月整完。像出版社、乔力那学校都是这样动员的，也这样开始了，并且撤走了原来的工宣队，说再调来新的，说以后要按系统、按行业来派驻工宣队。大概文艺界听说是由轻工业局、冶金、纺织等单位来派驻。

是否与开始整党有关？详细的就不清楚了。

目前万力、陈因都已解放，陈因并已结合，参加了领导班子，职务是他们连的副指导员。赵路、张学新都已解放，张学新现已去内蒙，到天津6·26医疗队去收集材料去了。他说他们院要搞一个医疗队的剧本，让他跟几个人一块去，抓革命促生产，准备二十大庆献礼。据说他们院的运动在天津文艺界来说，是搞得比较好的，有些典型经验在报纸上还发表过。老大难单位就算文联了，所以一切进度较慢。

据说方纪已定性，一个是胡风分子，一个是周扬的死党，一个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现在已不监禁，已放到一个干校去劳动。

我们剧院现在仍在下面麦收去没回来呢！我因为最近身体仍然不好，所以也没回去，等他们回来后再回去。北京正大演、特演样板戏，说是要招待文艺界，但文艺团体多数在下面麦收没回来呢。以后也许还有机会。

种菜，养猪，发扬南泥湾精神是大方向，一定要坚持干下去，不要五分钟热情，一遇到困难就后退了。但也要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多做群众工作，不然光靠少数人也不行。要骨干带头，也要发动群众，做了士兵委员就更要多做群众工作了。所以我一直不愿意你做领导，或出头露面的事，还是多在群众中锻炼锻炼好。

工作忙就更要注意身体，抓紧时间休息。你过去一劳累了就吃不下去饭，不知现在是否还那样？还是应该多吃点饭才能增加抵抗力，多吃点鸡蛋增加些营养。痢疾这种病很讨厌，很夺力，多强壮的人，拉几次就软弱了，而且不好恢复。如变成慢性的阿米巴性的就更麻烦了。我过去就得过，一直拖了一年多才好，所以要注意。不知你们那里有卖大蒜的没有？如有多买点蒜吃，可以帮助肠胃消毒。

布票的事，我还没去打听，听廖晓淇说可以换，因他都把布票带家来了，可是还没去换呢！寄来再说吧，这里不行，我还可以带到北京去呢！你那里如果有卖现成的兰褂子的，你自己就先买一件穿好了，要等着家里做那可早呢。你缺什么衣服就自己在那里买好了，省得来不及。

现在天津已大热，颂英已去游过好多次泳，你们那里早晚也许还冷呢！如你们那里有卖凉蓆的，你可以买一个小的、单人的铺上，又凉快，一夏天又可以省床单了，不然床单老洗也挺费的。还需要什么东西可来信。

六、七期《红旗》合订本，北京已出版，但这里还没见，我已让你三舅买了给你们寄去，想必快收到了。

廖晓淇带的东西全收到了吧，其中有一本林彪同志语录很好，不知他给你没给。其它的四合一、五合一的版本我还没弄到，以后弄到一定首先给你们寄去，不写了。

祝你工作顺利！

妈妈

七月六日

王庆友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7.7）

妈妈：

您好！来信收到，心里很忧虑，也很着急。与同学商量，一块把情况分析了，大家认为我妹妹颂英也不小了，一般家务活干的也比我强。家里既然有病人，她不当上学了，让她先请半个月假，陪您去北京复查。等复查以后看结果，是否严重，再回去。

我们现在间苗已过去，正忙着夏锄，也比较紧张，有的地里的草已比苗高，如不快锄，将影响产量。草还长的很快，下场雨地里就长满了。这事我只跟同学说了，没跟队长说，一般忙时是不准请假的（但特殊原因除外）。现在县里、公社里有一股风，借病或父母病往家跑。怕劳动累，往城里跑，我们大队就有两个人。所以现在也不好提起。我们来了还不到一年，就回两次家，住5、6个月，影响很不好，社员也会有看法，对我思想改造也不利。所以我决定先不回去，如复查后病情加重，我再考虑。

妈，我去年放您那保存的五十元，给我买一件绒衣，剩下您们就多买些营养东西补补身体吧！连姥姥、颂英、爸爸在内，别存着了。

问姥姥、爸爸、颂英好。

祝您早日健康！

女儿 友

1969. 7. 7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9）

爸爸、妈妈：

来信收到，寄来的邮票收到了，知道了家里的情况，而且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我们十五日前夏锄完毕，那时我就能请了假去端阳那里。二十五号开始麦收，这里比天津晚多了，现在天气热一些了，可穿单衣，但有时一天之内天气变化非常大，晚上天凉，盖棉被。麦收全部机械化，不用人割，我们排可能去打草。我们全部吃的白面，有时喝点大米稀饭，只吃过一次米饭，抢的厉害。这不种大米，现在菜未下来，但也常吃一些小白菜、韭菜，尽吃豆腐，吃过炸果子、麻花，肉菜且有一些，但不多，也不好吃。

我们这就有几个天津人，有我们三个男的，还有一个男的，有两个女的不认识，贾凯力在她哥哥那，如果再来一批北京的就好了。胖子和丫头到哪好我也不知道。端阳那可以吃到大米。端阳那同学比较多，管的不太严，而我们连管的非常严，我想转到端阳那里去。先等到端阳那看过，他说还可以陪我到我们连看看，要可以转就可以到师部去办，还不知可以不可以，也许行。

爸爸他们那还抽一部分人去工厂学校，将来爸爸解放以后也最好分到工厂或退休或还当干部，在城市里比农村好的多的多。妈妈也最好留在北京或天津，颂英是千万不能走走了，这里生活并不像你想像那样，在家里是多么温暖，北京、天津这里二十年也赶不上，我们做梦都想。

我们这里东西倒是挺全，带的东西又挺多，暂不用寄什么东西。

现在挺忙，不能多写了。

半导体，我想让庆友把我做的那个寄来。但还未叫她寄，先告诉她准备盒子，等我去完端阳那再告她，四管的在这可以听到，我们这里乱一点，用个旧的正好。

我一点病都没有，身体比以前结实、黑了，但就是疲劳一些，过了夏锄轻松一些。

前天晚上我们一人发了一本四合一小语录。

再见！

克平

69.7.9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7.12）

端阳：

前去一信想已收到，也许现在克平已经到你那里去了，希望把你们两个人见面后的情况，写信来告诉我。

因前日你三舅来信说北京《红旗》也不好买，现在你爸爸偶然路过一个邮亭买到了，所以马上给你寄去一本。如你三舅再从北京寄去时，你可以送给别人一本，如寄不去，你就留这一本学习吧！这两期合刊本非常好，对于大批判很有好处，特别对我们更有用处。

你爸爸今天休息，他准备明天给你另写信，所以急着寄出就不多写了！

祝健康！

妈妈

七月十二日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7.13）

端阳：

因我们剧院下去麦收的队伍已经回京，所以我也应该回去了，现我订于十六日回京，

如有信就给后门桥或你三舅家寄好了。

因颂英她们也放假，所以我们和姥姥一块回京。姥姥过半月就回来，颂英可能呆一个月，有事就给北京寄信好了。

在我们回京的过程中，你爸爸当中只休息一次，家中没人，已给他安排好，让他吃完饭再回家，星期日到外边去吃点或买点，等到下次休息姥姥就可以回来了。他也很同意，因姥姥也非常想回京去探亲。

另外，我虽休息了两个来月，但身体仍不见好转，还很虚弱，什么事也做不了。这样颂英跟我去，可以给我洗洗衣服做做饭，减轻我的劳动量。因我回去，我估计就不可能让我全休了，也许半休，那样就需要有个人来照顾我，所以让颂英同去。

你和克平见到没有？他那里到底情况怎样？你们俩的调动到底怎么商量的？的确要慎重考虑。

你每天那样忙，要特别注意身体，痼疾完全好了没有？你还有什么新情况望及时来信，有病及时治疗，另耽误。

再见！

妈妈

七月十三日

父亲王林给端阳的信（1969. 7. 13）

端阳：

六月二十七、八日的信看了，知你被选进士兵委员会，我很高兴，因为士兵委员会是部队政治工作的基础组织，毛主席在井冈山建军时就重视（毛选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军事问题一节中提到）。这是你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起点，你很卖力气地干，这是合乎毛主席思想的。不过从你来信中看来，用毛主席思想挂帅还不够，还有点儿重业务轻政治，由此而来的就是群众路线不够，所以光自己拼命，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成立起士兵会后先抓食堂，

这是完全对的，因为食堂联系到每个士兵的利益。但你信中只强调了“将两个老师傅拿下去，换上一些新人，吐故纳新，过去老师傅每人每月才交八元。”当然了，由于“有个老师傅拿着，成了个权威，动他不得”，影响得伙食办不好，士兵会成立后抓食堂就得先解决这个“权威”问题。不过，我看解决的办法不外对那两个不好好劳动的“权威”进行工作，不听，就得撤换。可是，如果这个“权威”炊事人员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撤换之后还应当做政治工作，根据毛主席指示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如果能帮助他们提高觉悟，争取过来，使他们再重新回到食堂，并且改变了过去的缺点，积极热情地为大伙服务，那才是毛主席思想的胜利，那才是你们士兵委员会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成功。

至于炊事员比一般人少交伙食费，是各地的历史旧习，目的也是鼓励他好好干。不过用的是经济主义办法，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你们如能做到叫他们自觉自愿地跟大伙一样交伙食费才好，强制，还不是思想解决问题。以上我只是根据你的信，认为你还应当更好地活学活用主席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少数人拼命忙。

至于种菜，我听有经验的说，最好多种吃叶和茎的菜，这好种，只长出叶、茎（地下根如萝卜也同样）来就能吃。这好种，如种吃果的，如黄瓜、西红柿等就难一点。所以你们要设法多种菠菜、白菜、大蒜、萝卜等，更要解决蓄藏过冬的办法，因为你们处冬季太长，冬雪封地后，外地即便有菜也运不了去。而且，结冰期说来就来，不预先准备好菜窖不行，青菜一上冻就不能入窖了。种西红柿，在天津郊区都要先用玻璃温室育苗，在天津市春节就开始温室育苗了。你们也得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处粮食多，青菜少，如果解决菜蔬问题，也是件大事。托廖晓淇带去的天津郊区种菜的书籍收到了吧，气候不同，只供参考，但有此书比无此书要有帮助。

我的问题估计差不多，谅不久即可解决。解决后再祥写吧。

爸

七月十三日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7.16）

端阳：

我们夏锄又往后拖，今天下雨又不能下地，夏锄还得几天。夏锄完后，又可能紧跟着是麦收。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请假，但不敢保险夏锄完能请得来假，我是想请完假去你那的，因为比你到我这里来有利。但如果你能请了假就来。但我还是希望我能去你那，因为关系重大，千万别你也请了假，我也请了假，或你也请不来假，我也请不来假。后一种将危害极大。

经过这些日子反复观察，反复考虑，还是愿意转到你那里，并且非转到你那里不可，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咱俩在一起好，尤其你那有一伙老战友。有些话我也讲不了，这个连特殊，因为是师里的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里管的非常严，每天时间都特紧，总是开会。这个连没有一个跑回家的，这里很少有人提意见，一点不民主，干部非常厉害。这个连有一种风气，群众不敢讲话。干部开会辩论，有人提不同意见，大帽子就压下来。好多话不能讲，总之你相信我这次决不是一时狂热。这里回家难极了，而且根本没有学习时间，。这里文化大革命中斗了不少群众，而干部根本没怎么触及，谁要提点意见，那就会遭到群起攻之。在这里起来斗争没有人拥护，再说没有一伙比较了解的人，四周别的连也没认识的。贾凯力在副业队，离团部很近。我们连有两个我们学校高一丁班的，还不错，他们也非常想转。有抱负的人都不愿在这个连，这里好像都走上正轨，主要抓纪律，抓生产，根本不考虑什么继续革命，革命对象只是那些不守纪律的知识青年。这里也早整完党了，风平浪静，而且永远会是这样。乱的地方是会前进的，有激烈的斗争的地方是能赶上暂时看起来好的连队。总之你要相信我的高瞻远瞩，你的看法如何？你那处境怎样？快来信，别来明信片。

转的办法是你那里先开个证明说可以要，拿到我们团、连，具体就不讲了。只要转出

了这个团，到你那个团也可以，找个好的连队也行。你们连不好，可以到老牛、杨宝合、廖小淇等连。到了那个团，不在一起也好。那尽是当权的，只要转出了这个团就好办。

外面小雨连绵，增添几分愁绪。王小勇的雨衣还在我这，他的半导体还保存在这里，没能及时给他送去，太对不起了他了。他的家里也一定挺担心，我表示万分歉意，问他好。

你快来信，在这关键的时刻，多商量一些。

我希望尽早地转到你那里，越快越好，使出你的全部本领，争取“十一”一起回北京。这倒是小事，怕是在这呆长了，炕都睡热了，不好走了。

快来信!!! 我接到了北京寄来的《红旗》。

我们半供给制又没信了，得等兵团司令部批。要转尽量在试行以前，否则就要麻烦。

我在这里还没提出转，要提就得一定转出去，转不出去要倒霉。

速来信!!

十八号走一批人到北京接人。

克平

69. 7. 16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 7. 16）

大哥：

你好！你身体最近好吗？

妈前两天给我来信，让我回家照顾她。我回信说我们夏锄挺忙，又一方面我们是到农村来锻炼，一年内回家四、五个月，影响不好，好像在农村吃不了苦，总往家跑。现在刚有些锻炼出来了，回家后又得重锻炼。一般现在活计较多，夏锄完，7月底又开始拔麦子了。妈在家里有颂英，其实差不多，颂英比我能干。我回信让妈带颂英去北京复查，复查看结果，如果严重了，我再回去。

你们现在夏锄，锄什么庄稼？你们什么时候拔麦子？夏锄完后，你们还有什么活？

你们那发军帽了吗？或有卖的吗？给我买两顶，59-60号的，如没有就算了。

你现在还写日记吗？我现在不写了，因为整天就干活、吃饭、睡觉，没有别事，整天没意思极了。

我们这前天下雹子了，下了五分钟，雹子有杏那么大，有鸡蛋那么大，但不多。据说这二、三十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雹子，庄稼一般没受什么损失。

妈来信说你们那没有青菜。我们这有，一般什么都有，葱、韭菜、小白菜、菠菜、西葫、豆角、茄子、西红柿、芹菜、土豆、辣椒、香菜都有。你们那怎么不种呀！

我现在整天闷的要命，觉得这样过一辈子太没意思了。

给你寄去建军来信。

再见！

祝你健康！

再给我寄2元钱来。

友

1969.7.16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7.20）

端阳：

今日下午四时，革命群众朗诵了我的结论和上级的批示，宣布解放我。你们得到这个消息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抗日战争以前白区工作阶段的党组织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破坏甚严重，今天找全证明很费时日，所以我的问题拖到今天才解决。一九三〇年参加共青团后在北平被捕事，找出当时我的全部口供，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证明了我的交代。此外就是无组织、无纪律、

自由脱党，以及执行错误路线、执行周扬文艺黑线、右倾言论和养尊处优、“三名三高”式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

革命群众解放我，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我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有任何的减轻。今后我当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

下一步就要整党。整党更要深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不断地从思想上吐故纳新，才能达到组织上的吐故纳新。

妈妈回北京检查身体去了，看看病情好转到什么程度了。养病治病也得用毛主席思想挂帅，战略上蔑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妈妈向来不闹病，所以着急。我对付病有经验了，所以对会它，结果能够战胜它。我在劳动上，比我年岁大的，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我。比我年青的，赶不上我的有的是。当然我比不了强劳动力。今年由春到夏没有闹病，也不失眠。看来世界观改造好了，我还能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十年或二十年。希望你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好好用毛主席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蚊虫咬得利害，不多写了。

爸爸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于干校

父亲王林给王庆友的信（1969.7.20）

庆友：

今日下午四时，革命群众朗诵了我的结论和上级的批示，宣布解放我。你们得到这个消息，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抗日战争以前，白区工作阶段的党组织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破坏甚严重，今天找全证明很费时日，所以我的问题拖到今天才解决了。一九三〇年参加共青团后，在北平被捕事，

找出当时我的全部口供，没有自首叛变的问题，证明了我的交代。此外，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脱党，以及执行错误路线、执行周扬文艺黑线、右倾言论和养尊处优、“三名三高”式的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等问题。

革命群众解放我，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这并不意味着我所犯的 error 和罪行有任何的减轻。今后我当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自己。

下一步就要整党，整党更要深挖自己的修正主义思想，不断地从思想上吐故纳新，才能达到组织上的吐故纳新。

妈妈回北京检查身体去了，看看病情好转到什么程度了。养病、治病也得用毛主席思想挂帅，战略上蔑视它，战术上重视它。妈妈向来不闹病，所以着急，我对付病有经验，所以能对付它，结果能够战胜它。我在劳动上，比我年岁大的，没有一个能比得过我；比我年青的，赶不上我的有的是，当然我比不了强劳动力。今年由春到夏没有闹病，也不失眠。看来世界观改造好了，我还能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十年或二十年。希望你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好好用毛主席思想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红旗》寄丢了，赠送给生产队上的学习积极分子或同伴好了。

蚊虫咬得利害，不多写了。

爸爸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晚于干校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7.20）

端阳：

我们明天夏锄结束，紧跟就是麦收，我请了半天假，好多人都请假，连里都不准。我费了好大力气还是不行。你要能请来假快来，你玩命请假吧！请不来跑来也好。我想跑去，但这里史无前例，回来一定倒霉。你那里管的松，快来吧，我这里看来请不来假了。

你来时最好办好我转去的手续，让你那开个证明，证明你那要我，具体打听一下。

我决心一定要转到你那，只要出了这个连就可以。转不到你那个连也行，到老牛、杨宝合他们那也可以，只要到了55团就好办了。

我还没敢和连里讲，你开证明吧，要不时间一过，没有时机了。麦收完了，又收豆子、玉米，时间不抓紧就完了，在这呆长了就不好转了。

你相信我，开不来信先来一下也好！

速来我这里。接到信速来信。

等着你的信！

克平

69.7.20晨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7.21）

爸爸、颂英、姥姥：

你们好，寄来的《红旗》收到，信也收到。前几天也收到了三舅寄来的《红旗》，非常及时。

妈妈可能回北京了吧，颂英分配有信了吗？我们这黑龙江兵团前些日子去北京接人，接六九届和其它届留下的一部分人。

我们同学从内蒙寄去了毛主席的讲话，不知收到没有。我们都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大的讲话，比天津的全。有在汇报工作会议上的（或小组讨论）讲话，比天津的全。天津后来又传达了吗？

我们夏锄已经完了，但队里还给假去端阳那，我只好叫他来。明天就要准备麦收，我还是想转到端阳那里去，等他来再最后决定。

前些日子我们这里下了几场大雨，今年麦收还可以，就是前些日子旱了，豆子里草很多，今年由于比较旱，草挺多，所以夏锄很长，累一些。小麦不锄，用飞机撒药。

我身体非常好，比以前壮了，人家都说我壮和胖，可干活我不是拼命的，是悠着干。

我这月发了钱，扣去刚来的饭钱和下月的饭钱，发17元多，给姥姥寄去拾元。姥姥多注意身体，颂英要好好学习和劳动。

克平

69. 7. 21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7. 23）

三舅并转妈妈收：你们好！

来信和《红旗》收到。克平至今未到我这里，他前来信说15日以前到，可现已22日，仍未到。我去信问，可能还得几天才能到。

三舅，丫头分配情况如何？我连的指导员李富去北京接人，我已和他打了招呼，你如想叫丫头来这里，可与他直接交涉。具体地址不知，以后再告知。他前几天刚走，尚未回信。这次沈阳军区上一次师以上会议，谈到战备问题，说火药味很浓，一、二、三、四师是前线，五师是后方。前四个师已装备，我们五师也快了，所以不让回家。我本想十一回京去过节，看来不一定行。如去，我将发电报给天津，叫颂英多买站台票去接我，我是不买车票的。

别的事不多谈了，布票24.2尺给妈妈好了。叫给我买一个40号黑塑料凉鞋，一个塑料雨衣（要合适的，别太肥太大了），一双黑塑料凉鞋，这里可以穿。我们在地里锄地，离家五、六里地，天一变，往回跑都来不及，我被淋过三次，都湿透了。如果我回去就不用寄了。给我寄几斤肉松来，我很久没吃肉了。还有轴线，我也不知克平给我带了什么？

主席在九大讲话有没有？如有，设法给我寄一份。北京文艺界有何新动向？

不多谈了，再见！

代问三舅妈、丫头、小四、颂英、小燕好！给寄一张小未的照片来。

端阳

1969. 7. 23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7.24）

端阳：

怎么不见回信，心里万分焦急，每日盼着你的信。我给你发了许多信，两三封，发了一封明信片。我信中都催你快回信，估计你不可能接到后迟迟不回信。你接到这封信后快速来信，火速来信，也许是因为信来回太慢。

我们夏锄基本完了，但紧跟就要麦收，连里一律不准假，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不让我去你那。因此你尽一切努力来我这，无论如何要请来假来我这里，因为不仅王小勇的半导体还在我这，这使我万分不安，实在对不起他。但请他放心，我把它安全地保存在箱子里。更重要的是我要转到你们团，我要转到你们连或老牛、杨宝合的连。我反复考虑了许多日子，观察了一个多月，这个连没什么大的干头，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大风大浪，而且一味要求纪律，这里的知识青年又特差等等。你相信我，我坚定不移，一定要转到你们那里，你来到这里，我可以告诉你，你也会同意我的意见。

你接到信后立即着手办理我转过去的手续，直系亲属很好转，只要你们那里同意就行。得你们团开个证明，这个团一同意就行，不用到师里，两个团一同意就行，这种例子很多，很容易。另一方面靠你抓紧和你的本领，我的理由在信上不好讲清楚，但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卖出最大力气，暂时的利益可以不顾。这关系到我的前途，咱们家将来，只要你们团开来证明，说明我是你弟弟，你们团要，你把证明带来，这里一切就全包在我手里，我一定办到。

你最好马上来，最好开了证明来，反正来这里是第一最关键，第二最好也能同时开来证明。

接到信马上回信，我日日盼你的信。

要是你那里不太理想，我到了你们团就可以到老牛或杨宝合那里。这个很容易，只要到了你们团，没有到你们连之前很容易，反正在你们团就好，主要是那里有一伙比较好的

人，人很关键。

你要大胆地干，不要怕人家说你，这时不能考虑这些小问题了，大问题要放在首位。

来吧，带个手提包，快些，一定要来，用一切办法来，不问手段，但求效果。

青年时期要好好地学习，而这里完全没时间，而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多转几个地方有好处，到乱一些的地方有好处，大风大浪中能锻炼人，比较有水平的人在一起有好处，和一伙天知的小人在一起没好处。

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转！即使转不到你们团，我们也要转（我们三个人）到别的连。这很不容易，这就得闹一下，还是到你那里为上策！

回信！快点来！一定来！

弟 克平

1969. 7. 24

刘卫民给王克平的信（1969. 7. 24）

克平：

我收到了你的信，知道你那里非常紧张，正在夏锄。我们这里也是那样，很忙。

你也知道我们这里中央派来了“慰问团”，其实是调查团，打着“慰问团”的旗号，到这里调查了调查，我们也反映了一些情况，他们都记录下来，不知干什么？

我们这里是像你说的一样，来了两万，走了一万多。还有一半，还经常往北京跑。就拿我们大队来说，来了30个学生，现在还剩10几个了，非常凄惨。劳动一天自己回来现做饭，一直忙到11、2点钟才睡觉，5点又起床下地，一直干到天黑。

中央派来的调查团，调查回去重新分配，那就好了，像你所说的那样。

你那里能把我联系去吗？不能就算了。

希望咱俩常常通信，互相鼓励。

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再见！

小民

69.7.24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的信（1969.7.25）

爸爸：

来信收到，心里万分高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胜利！

下一步你们要整党，那就是首先要在思想上吐故纳新，而你已经解放，那一定会继续为党工作。

我们夏锄已差不多完了，下一步该参加夏收，我是跟牛车，从地里往回拉麦秸，主要是装卸车，用杈子，不十分累，累一阵，这活比锄草好。我们这些日子雨水多，地里草又大，而锄头又沾泥，只好一天一天地蹲在地里拔草，或弯着腰，一干就在十个小时以上，非常消耗体力。现在这里晚上还盖着棉被，蚊子现在不多，小咬也没有见到，就是苍蝇很多。我们白天可穿着背心，早晚一般穿一件或两件单衣。这里气候变化大，一阴天冷，一出太阳又热，这对人的身体极为不利，我所以一般很注意，但摸不着这气候规律，我身体很好。

这收麦子完全用机械，不能用人，用人太慢。

我还是想转到端阳那里，见到他再最后决定，我这不让请假，只好让端阳来。

庆友来信了，寄来了妈妈让她回去的信，我也不知怎么办好。我看还是回去一下好，如很需要，你可给她去信。

爸爸，你的工资怎么办了？估计还可能是原样。

我这月发了17元，给姥姥寄去十元，但还未来得及寄，不用着急。

再见！

克平 69.7.25 晚

王端阳给王克平的信（1969.7.26）

克平：

两封来信收到，心里也是十分焦急的，但又无可奈何。

现在请假是请不下来的，我连已经开始麦收，这是一年最关键的时刻，如果走了，影响是不好的。这次动员，把麦收提高到战备上来，因此关系重大。我也从未参加过麦收，听说快了半个月能收完，最晚二十天就可以收完，那时再请假也好说点。

关于转的问题，我也打听了，不容易，可能上面给卡死。我们营六连（女六中的）一个同学的弟弟就在旁边一个农场，都是55团的，而且她弟弟还很小，需要照顾，结果办了很长时间都未转过来。要是从一个团转到一个团就更困难了。所以思想上先得有个准备，不要头脑一热，闹大了又转不过去那就不好办了。从全省形势看，战备是头等重要的任务，所以像这类事，一律不给办。回家的事更不容易，团长对此卡得很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还是积极去办理，过几天有车，我就到营、团去找参谋股，打听此事消息，尽量去磨。这事我来办好，因为不是我转，你先不要声张。

不管怎么说，我看可能性是不大的。如当初你在天津时，那时要坚定点，只要把档案一转即可，现已生米煮成熟饭了。这样，你首先就要安下心来工作、学习、生活。社会并不像在学校里想的那样单纯，我刚到这里时也有此种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看明白了一些、懂了一些，也就无所谓了。即所谓看破红尘了。说句老实话，哪都一样，刚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不习惯的，人也不熟悉，环境也生疏，但慢慢就会习惯起来的。我刚到这里时也是一样，现在就产生了感情。

我这里知心朋友又何谓多也，一共五个一中的，女六的不像话，酸了吧唧，我根本都不爱搭理。现其中一个林春英和王小勇搞上恋爱，特邪乎，弄得满连风雨，他俩也不在乎。我特看不惯（很多具体的事很难说）。他是连里知识青年中的第一对，也就成了酒足饭饱之后的闲谈话料了。其他三人，过去不了解、不在一起，现在关系很密切。但这个圈子太小

了，一个人再有本领，但只几个人，也是无所作为的。应该有能力 and 气魄团结自己周围的人一起去实现伟大的政治目标，不要太狭隘了，只在小圈子里打转，这样反而不好，会被人认为小集团、小团体，易形成宗派，这很不好。主席对这种现象批判是很严厉的。

胸怀应该宽广、辽阔，我一来这就说过：做一个北大荒人，就应该有和北大荒一样辽阔的胸襟。应该善于在工农兵中，在其它地方的知识青年中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列宁有这样一句话，很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只要自己能处处用毛泽东思想去指导，总是可以找到知音的。这方面我有体会。要善于发现一些有理想的人，他们立志于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一切旧的习惯势力，他们朝气蓬勃。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太过于清高了，把自己看得很高。因而看到别人有点缺点，就看不到他的本质和优点。对人严，对己宽，很狂妄，这样就不会团结人，是孤家寡人政策。谈心的方式就很好，平时在一起漫谈，聊天，然后有意识地谈到正题上来，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同时也激发自己很多好的思想和火花，这样就越谈越亲近。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旧的习惯势力对于新生事物的压力是最大不过了，迫害也是最深不过了。但是我们坚信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胜利。所以不管出现什么惊涛骇浪、狂风暴雨，我们也充满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关于纪律严的问题，我看是好事。我连一盘散沙，实在看不惯。这样没好处，虽然一时快乐，自由自在，实际上没半点好处。人都拖得疲疲塌塌、毫无斗志、死气沉沉。另外，青年时期就这么过，也真没意思，到老的时候回想一下，毫无进取，是会后悔莫及的。当然那种“一言堂”也是可恶的，它使人的思想固滞、溺死，是一极其大的麻醉剂。这实质上还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翻版。所以在必破之列，需要斗争。党章明确规定：要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个人心情舒畅……（自己看党章，我没带）特别是青年人思想澎湃，这是好事，应该关于诱导，不能压制。能提出不同意见，是好事，说明他动脑子了。不能就习惯用自己脑子里的一套老古董处理问题。这说明领导的艺术水平不高，有的

干脆是思想水平不高。所以一方面要斗争，一方面要有策略，要多用主席的话去做正面的启导，不能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这点一定要注意。另一方面，要多联合知识青年，多激发他们的热情、朝气。以后北京的再一来，他们思想更活跃，就会更好的。相信青年人总是有朝气的。有压力、有斗争好，迫使自己多学主席著作，并很联系实际，什么事都是“逼”出来的。具体的也不好讲了，你自己慎重处理，三思而后行。

困难总是有的，那种“一言堂”的滋味我也尝过，主要在干部思想认识水平不高，过去又是个独立王国，一人说了算，对群众不相信，总是用训政方法。这就需要多做工作，多宣传中央、主席的声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过去我们这就是有人明明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但怕，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他也就随风倒。这也是一种旧习惯势力，总是要慢慢改过来的，着急没用。所以你要多看看，多听听，多想想，少说话，不能像学校里那样。一定要注意。平时多总结，写日记，有典型的东西随时记下来。要相信未来，有信心。

我自己思想上有时也很矛盾，说是这么说了，做就做不到。“少年不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但绝不能让旧势力把人吞下，要学习鲁迅的不畏强暴的风格。实在消极时，只好一言不发，看他一个时候，自己多抽点时间看书、学习。我们这里时间也很紧，光开会。明天起麦收，每天规定得干11个小时，有时还要长，就完全靠自己的毅力了。我常在天天读时自学，拿本书看，其它时间就看别的东西。另外以后冬季，学习时间较多，现农忙，时间自然要少一些。当自己不痛快时，想想在内蒙插队的，像庆友他们，比我们还要艰苦，我们就知足了。

另外，现战备很紧，你听了关于珍宝岛作战经过的传达报告吗？我估计听到了，我们已传达，真带劲。我们应准备打仗，死了也光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看来，战争不会太长，如打起来，那就好了，大敌当前，其它什么事不用考虑了，在战争中求得重生。你们那里发武器了吗？你要好好干，有时不得不逆来顺受，是思想认识问题，只好如此，不可乱来。搞好团结。

以上是愚兄之见，望弟深思！

抄送一诗，主席的，意境深远。“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

再谈点别的吧。你们那里生活怎样？首先要把身体保养好了，每月得吃它20元以上。我现就老买鸡蛋、黄瓜、肉之类的，大家一起吃。现每月12元定伙，其余我也不准备多留，吃掉算了。以后一打仗，什么都不要了。我订了份《人民日报》，又有半导体，每期《红旗》都最早寄来，又有不少书，可以了。政治生活可以保证。保长的半导体你先听吧。我想十一前回北京，可战备紧，团长不让去，我正考虑，见机而行。或在看你之后，回来时回津，现不好定。你先不要动了，这样没好处，我没多大问题，关系不错。

到这里吧！

端阳 草上

1969.7.26

王端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7.27）

妈妈：你好！

前一封信收到了吧，恐怕已经回信了。前几天，我又把布票（24.2尺）、棉花票（1斤）给三舅寄去，并附上一封信，不知收到没有。

昨天收到爸爸的来信，他历史已查清，现经上级和群众批准，已正式解放，听后心里异常激动和高兴。这是毛主席对老干部的最大关心和爱护，今后要继续革命，再立新功。我也没别的什么说的，只是更坚定了我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我浑身有一更大的勇气。

克平来信，他那里管的很严，没有一个走的，他如走了，第一个是要开刀的。我也不能去，因今天就开始麦收，这是一个大战役，一年中很关键的时刻。走了，人家会说是逃

兵的。另外也不会给假，我就干脆没去请，等等再说吧。他想转到我这里，可生米已经煮熟饭，不大可能了。我举一个例子，我营三连一个女同学的弟弟在四营，而且小，需要照顾，就一营之差，说了半天，也转不过来，别说是不在一个团了。当然，我还尽量去办办看。我也给他去了信，谈过此事，在哪里都一样，刚到一个新地方总是不习惯、不熟悉的，以后会慢慢好的。

你现病情如何？昨天庆友来信说，你叫她回去照顾你，她因麦收，怕影响不好，没有回去，看来你病是不是更重起来。十一我想回去一趟，正怕请不下来假，如真病，给我来个电报，我也有个理由，也好说了。现齐市回家的极多，一去就是一、二个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请假呢？到时一问他，他也是无话可说的。上火车也不用买票，问时就说我是下乡青年，家有人病了，得赶快回去，没钱买票。下车时有人来接，给我买张站台票就没事了。闯闯没什么，廖晓淇等好几个人都是那么回去的。你现在能上班吗？

另外，我连的指导员李富去北京接人，他已经走了好几天了，估计早到北京了。如丫头想来我们这里，可直接找他联系，他和我还是很熟的，在走之前，我也和他打了招呼。如果我能回京，过完十一还可以跟他们的车一起回来，车票就好搞到了。今年十一大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如何？我尚未最后下决心，如下了，那就非走不可。也没什么影响，家有病人，理所当然。

我们这里传达了珍宝岛作战的全部经过，很好，也挺长，不知你们传达没有。我没抄，说不多，以后想法搞一份寄去。现从黑龙江战备来说很紧张，可我们五师没多大动静，一、二、三、四师已武装起来，我们的武器才运到。对了，这次珍宝岛打仗，三师配合的很好，在最关键的时刻，送上去了武器弹药。

我最近才吃到黄瓜和西葫芦，可没吃上饺子。以后多买点，把身体搞好。这二十多天，光是白菜汤，一点油水也没有。主要是吃集体伙，每人每月才12元，老赔本，不敢做好的，把我们可苦了，真够馋的。黄瓜刚下来时，每斤0.15元，还得跑四里地才能买到。我一下子买了十几斤，和同学一会儿就吃没了。现菜园子的西红柿有核桃大小，还青着，茄子刚

开花。肉有近两个月没见到了。

这里天气很凉爽，早晚有寒意，中午在地里有点晒，也没什么，这一个月来，又连着下雨。

不多谈了。没给家里写信，但没人。十天前去送一封信。以后时间该少了，麦收每天工作是十一个小时，麦收完，就接着收黄豆、玉米、高粱，直到阳历年。

祝身体健康！我现很能吃，每天干活了挺出力，身体也壮了，也胖了，不像在食堂那一个月。我也晒黑了，像在北戴河时的小黑蛋，不过已是个大人了。

端阳

1969. 7. 27

王克平给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7.27）

妈妈：

你寄来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和其中的信收到，知道你已经到北京。你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怎样？你现在的感觉怎样？我接到庆友的信，和你给庆友的信，我告诉她，如妈妈病重，最好还是回去一下，要不然你的病变成慢性的就不好办了。再说让她回去也可以抓紧时间学习一下，不要乱串门。

我已经接到爸爸的信，告诉了他解放的喜讯，心里十分高兴。

我们夏锄完了，但紧跟就是麦收，连里一律不准假，有的家里人病了都不让走。我费了好大力气不让我去，因为来回至少三、四天。我叫端阳来我这里，并决定叫他办一下往他那里转的手续。我已经决定要到他那里，但没跟别人讲，怕转不出去不好，一般有亲属的还是可以的。另外，我们学校另外两个人也非常想转出去，这里管的严，回家很难。这里的知识青年水平也不高，不怎样。端阳他们有一帮同学，互相了解，志同道合，等他来后最后决定。

我们同学接到陕西的信，说陕西的北京知识青年已转走了一半，而剩下的也尽回北京了。还听说陕西的要重分配，到内蒙和黑龙江，不知准否，只是传说，我给小民写了信，还没见到回信。

丫头和胖子要来黑龙江兵团的话，我看是到端阳那里比较好，但各连又差别特大。端阳那里可吃到大米，我们这里很少见，我还未到过那里，也不知哪好，但感觉慢慢的都相差不多，主要是有一伙比较好的人，很重要。来时到哪要反复考虑，我也不敢说哪好。

三舅和爸爸寄来的《红旗》已收到。

我们20日发了工资，扣去刚来不到半个月的饭费和下月的饭费，发了17元多，给姥姥寄去了十元。

妈妈，你们那斗批改怎样了，还去武汉干校吗？你要好好地保养身体。

问三舅好！十分感谢他给我买到那本书！问三舅妈好！问小燕好！问丫头、小三好！
问小四好！

克平

69.7.27

王克平给王端阳的信（1969.8.1）

端阳：

我天天盼，终于盼到了你的来信，万分高兴，但又十分焦急，因为你还是不能马上来我这里，只有再等十几天。

关于转的事你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办，不是不大可能，而是大有可能。一般调连是困难的，但转团是非常容易，尤其是你们那个团，往你们团调那应是非常高兴的。我已打听了，各团同意了就可以转，兵团司令部没有明文规定，但各师、各团要调人，双方同意就可以，尤其直系亲属更好办，这也是经常的事。你不要道听途说，要充满信心，还要磨，有些人就是懒的给办，领导点头很重要，能叫老牛帮忙很好。

理由很多，可以说自家基本都走了，只留下颂英还快分配了，妈妈不放心，爸爸岁数大，有病，将来在一起好照顾。

另外可说我来时，批错，把我批到这个团。当时找人转找不到，后来就来这个团。当时是老牛替我说了许多好话，袁副师长告诉黄参谋批的我，但不准我到你师，要我到另外一个地方锻炼，批我到46团。盛景芳当时还找黄参谋，把我弄到55团，可黄参谋不同意，说师长说过了。我后来知道46团一个天津的都没有，贾凯力和51团接人的很熟，因他哥哥在这，就让51团的接人的把我的档案转到51团。51团有九十中的，但我连没有，尽是一些初中的，哈、齐的知识青年，后来就到了这个团。其实当时应努力到55团，完全可以，后来比转好转，师长不管，你可找盛景芳，让他帮忙。现在爸爸已经解放了，你接到了爸爸的信吧，还可说我到了这团，妈妈不放心，经常哭，一家走了三个，对母亲是个很大刺激，她希望我们转到一起。这又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大问题，要不顾一切办到。

前些日子我们连开现场会，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费了好大劲布置，我们宿舍里为了干净，连搭晾手巾的绳都解了。我碰到了袁副师长和黄参谋，因为当时牛翠琴介绍，我们很熟。他对你、王小勇、廖晓淇、谭祝节的名字都很熟，他不知我到了这个团，碰到我才知道。他说你们那前些日子（可能是二十一连）抢电影机，他对你们几个一中的很重视，可是传到他耳朵里的都是你们的错误。他说你们有人给他写信，说丰收农场是老大难。我对你们那一点不了解，来信告诉我，你的处境、你们连、营的情况。袁副师长不错，由于老牛的美言，他知道咱们是天津的老造反派，他很重视，他见过你吗？

你和王小勇的关系现在怎样？注意团结，生活上的事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现在情绪怎样？廖晓淇处境怎样？有时间来信提一提，主要是转！别忘！

确实要是没有一伙人，一伙志同道合，有理想的人，那是什么事也做不成。要想像鲁迅那样做一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太容易，新生事物为什么在有些地方能成长起来，而在其他地方成长不起来？红卫兵为什么先在北京，而又在清华附中发起的呢？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新生的种子，可是他在当时成长不起来。他只能成长起来，因为他人多，有力量。当然

气候也有关系，有水平的人在一起，能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水涨船高。

转一定要转，这是雷打不动，你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要充满胜利信心，一定能办到。转不到你那，我们三个也想转到别的连。实在不行就在这里呆下，但我是想不想这样的。

转！转！转！你千万不能松一点。只要转出这个团，到了你们那个团不在一起都行。其实这非常容易，要看破红尘。

你给我的信确实给我很大帮助，但最大的帮助是转过去。咱俩在一起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有百利而无一弊。

不多写了，速回信！

小民给我来封信，寄去。

快回信，讲一讲你转的手法和进程！

早日转到你那里！

再见！

克平 草上

69.8.1 晚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8.2）

端阳：

今天接到了你7月27日的来信，内情知悉。前几天你给天津家里的信，你爸爸也转给我了，并转来了一封他给你的信，让我看后给你寄去。同时你给你三舅写的信和寄的布票全收到了。因为我要等一下我复查病的结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拖了几天，正好今天又收了你的信，那就一块写吧！

我到北京已半个多月，主要是来复查病。现在复查结果仍不太好，医院里仍让我休息。另外最近血压也很高，也无法上班。我已把医院假条交给领导，我想过两天我仍然回天津去休息，因为在北京我一个人休息不好，我们这里食堂已取消，我现在洗衣服做饭都没有

力气，所以回家去总有姥姥和颂英照顾了。这次也休息不会太久，顶多一个来月就可以了。我想这种病很讨厌，休息不好就会转慢性的，所以能休息一天是一天，能休息一月是一月，反正不彻底好了我是不积极上班的，否则一辈子残疾更痛苦。

上个月就是因为我要到北京来复查，我因为怕一个人不方便，所以给庆友写信，希望她能请一个月假陪我来复查，另外帮我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做做饭。后因为她要麦收，又因她们队上已走了两个人群众印象很不好，这样她跟同学商量就没有回来。我已给她写信不回来就算了，我让姥姥跟我到北京来了，姥姥一方面可以看家，一方面也帮我做饭，等我复查完了，最近一两天也要跟我一块回津。在我们到京这一段时间，家里只留颂英一个人看家，现在颂英可真锻炼出来了，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她因学校也在进行毕业教育，所以没一块来。反正这次我是下了决心不让颂英走了，否则家里我们这老弱病残有谁来照管呢？姥姥年纪已大，又经常有病，也指望不了多久了。小燕又小，只好指望颂英吧！这只是我个人打算，不知能行否。家里情况就这样，再来信就给天津写好了，不过你们正在麦收大忙，又很累，少写信也好，没事就不用写了，你要的东西等我筹办了再寄去。

关于你要回来的问题，你爸爸的信上已经写了，如果从感情出发的话，我当然希望你回来，但是如果从政治上讲，我希望你慎重，不能轻易不请假就离队，因为你已当选了士委会委员，不同于一般群众，一举一动是有影响的。如正式请假批准可以回来，如私自离队那是不可以的，现在全国正在整顿组织纪律，广泛进行纪律教育，来回扒车已不合法，如果让人抓着作为典型，那可是后悔晚矣！你爸爸已解放，怎么样工资也会增多点，家里负担已减少，无论如何你们每年回家的路费，家里还负担得起，千万不要做这种冒险行动。哪里省一点也省出你们的路费来了，所以要正式请假回家我负担路费，一个人切不可那样干。

北京最近正在判处一批一批的流氓集团，大多数是青少年，犯罪行为是惊人的，许多都有人命。以前因为不够十八岁不能受刑事处罚，这次周总理对公检法有个批评，意思我

记不全了，大概是批评他们“……专政不专，处理不严，坏人……宽大无边……”（这只是大意别乱传）因此最近北京大抓流氓、小偷，已枪毙一些，还有一些正在让群众讨论，听取群众意见让怎样处理，有些罪犯群众一致要求枪毙。这件事已做到家喻户晓，现在街道上已整夜整夜巡视，站岗。听你三舅妈说十一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张旗鼓镇压流氓、小偷。听一些部队的同志说，现在在一些部队的大院里，也在清理流氓。听说也抓出一些走资派的子女来批判斗争，有的就要镇压示众。这也是一件大快乐心的事，否则无政府主义太猖狂了。

丫头和胖子最近还没批下来，他们估计可能就到东北去了，他们已把你们的地址跟老师说了，估计问题不大。时间可能在八月底，反正九月就要走完，所以你说十一回来，他们早已走了，他们不会等到十一的。北京有些机关下放的也都说是要赶在十一以前走，因十一北京人口是要控制的。所以如果十一请下假来更好，如果请不下假来，那就到春节或阳历年再回来也可以，何必非赶十一，再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呢！望你考虑。

克平你也应劝他先安下心来，调动问题，慢慢说，别着急，着半天急再跟组织关系搞不好，更不好办。生活管理得严一些也有好处，让他安心。他那个人老是三心二意，凭情感用事，现在应克制自己，别那样任性了。我让他给你代去的有肥皂、肥皂粉、布鞋、轴线等，反正你也不急用，等他到你那里去时会给你带去的。

你现在应全力以赴搞好菜园，这也是对你们连队的一点贡献。大家没菜吃就要自力更生，靠外边来运，那够多困难。新去的人那样多，怎么供应得上？还是自己动手来解决困难吧！

北京文艺界仍在搞清队和落实定案工作，别无新动向。

再见！

祝你顺利！

妈妈

八月二日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8.8）

端阳：

前去的信谅以收到，两次给你寄的东西（一次凉鞋一次肉松）都收到没有？还寄了一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是毛主席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合订本，非常好，收到没有？因我估计东西邮到时已是你到克平那里去的时候，你不在连队，别人收到看着好再抢了你的，也没法。所以希望你来信时说明一下。

你三舅家卫军早已分配下来，批准到黑龙江生产兵团，但不是你们那里，是四师，在虎林。她只来信说月底走，也没说明什么理由没批到你那里，也许和学校集体走的吧。等她到了来信就知道了，胖子还没消息呢。

最近中央有个8·28布告，想你们一定传达了，要认真学习 and 贯彻，并且要宣传，还要自己遵守执行。所以你国庆节到北京的事，我看就不可能了，那就等到冬闲或春节时再回来吧！我从情感上当然希望你回来，特别是我在病中，更想念你们，但如从政治上考虑，从备战上考虑，那只好牺牲个人的利益吧！儿子不能是私有的，他应该交给党交给人民呵！我现在已经不能再到第一线，而我的儿子们能到第一线，我也感到无限光荣。

我的病仍不见好转，肝炎威胁渐退，但血压却经常上升，老在185—120左右，吃药也不见多大效果，这病也很讨厌，我可能要到国庆节后才能回京。

你爸爸很好，到学习班学习很紧张，每天三班，并且外调任务又重，又不让侵占学习时间，都要在中午接待。你知道你爸爸是习惯于睡午觉的，这个星期就有五次中午外调谈材料，又写，所以一下子感冒了，这个星期日回来就病了，他说他在干校将近一年都没病过，每天劳动，不费脑子，天天和大自然接触倒很健康。现在一学习，每天关在屋中开会，他又怕吸烟，因此倒病了，所以这个星期他没给你们写信，等下星期再回来时再写。

姥姥很好，对于你给她寄的钱，她非常高兴，说“外孙子倒比自己的亲孙子惦记着我，可见小时我没白疼他！”你寄到三舅家的钱已带来。

刚写到上面，你三舅就从北京来了，他说卫军已到了虎林，并且分配到军工厂，现在就开始上班当学徒工，每月16元，三年后调级，一切都按工人待遇。并说她们那生活很好，每天吃白面，青菜也多，工厂也不小，她们宿舍就是楼房，也有电灯，也有自来水，跟个小城市一样。我看她这次倒非常满意。她的通讯地址是：黑龙江虎林县西岗大修厂交她。

胖子也批下来，说是到甘南，但具体什么地点什么时候走都没决定，现在还在等待，反正国庆节前是都要走完的。

你三舅来说北京现在就经常查户口，很严格，现在外调已不让进京，学生又走了好多，说市面上闲人倒显少了些，秩序也较好了。

北京和天津上个星期闹了一阵冰雹和龙卷风，有少数工厂连大烟筒和厂房全卷走了，损失很严重，但面积不大，也好恢复。雹子一般都有鸡蛋大，到咱们院中还有煤球大小，红桥区较重。

别无他事，寄去《红旗》九期。

再见！

妈妈

8月8日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8.10）

爸爸、妈妈：你们好！

来信昨天晚上收到。信写得很好，虽然责备得很严厉，但句句说到了我心里。好像我的一举一动，爸爸都看见了似的，就是那么回事。一方面是我的动摇、不坚定，另一方面也确实难办。每天劳动十个多小时，又不放假，今年只放过一天，回来后洗衣服、看报、看书时间都不多，更不去种地了。另外思想也复杂，连里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工作不抓，

我更是无能为力了，所以有时就产生了“独善其身”的想法。关于食堂工作，我不想干，这个没多大意思，进去就出不来了。司务长是天津的，我班同学，如我当个伙食班长，不大合适。当然我决不会我行我素的，工作我干得还是很卖力气的，政治学习等等，还多少有一点朝气。菜还是种了，茄子已结了不少，豆角已吃了。大白菜现有半尺高，就不知以后会不会长心。秋黄瓜已结了，有一尺多长。猪养了四个大的，杀了一个，一个老母猪还下了五只小猪，长得可爱人了。这些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但确有我不少的劳动。今后我要听爸爸的话，好好学习主席著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麦收很紧，一天干十二个小时，很困，不多写了。以后有时间再详细写。

大田作业很壮观，东方红、康拜因一跑起来，气势磅礴。一块田就有2000多米远，我们活不累，就是给机器打下手。但远，光跑腿，时间长点。可比起农业社，那差远了。

我最近又有一个想法，我的知识都是工农给我的，现在应该还给他们。目前也正是工人阶级掌握科学技术、走上上层建筑的伟大时代，大批工人开始掌握技术。上海机床厂的道路，给我很大启发。就是工人有很多实践经验，但是这些还不能代替理论，而理论他们不大懂，所以工作中还有不少盲目性。而我只有书本知识，无实践知识，这样，如果我们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完整的知识。比如电，他们就不大理解，而我知道，可实际上连个电机也安不好。我想以后我们组织几个人，利用业余时间，我给他们上一些文化课，他们可以把一些零件拿来，一边研究，一边讲原理，他们懂了理论，我也有了实践知识。这只是个初步设想。他们确实很需要知识。如丫头来我这里，叫颂英把我以前学过的全部教课书给带来（数、理、化）。现在带，只用个破木箱钉上就行，也不用邮费，往行李车一放就行。或挑重要的，但怕颂英不懂。冬天时间多，可以在一起学习。

我们这里最近新战友死的很多，前天其它一个营的一个新战友被康拜因把身体压成两半。新立农场，我们学校高二六一个被淹死，我营十九连，一个上海新战友被哈尔滨的新战友打死，六连一个天津女六中的跳井自杀……

这里天气开始凉了，早晚还有点冷，前一个月流行痢疾，很厉害，还没有药，所以叫

丫头来时要带点战备，以备万一。

布票换了吗？我现不需要什么衣服，来时有条件带个洗衣盆来，中个的，多带点肥皂、洗衣粉（20袋）。

我们现在开始组建，先自报成份、自己简历，然后由群众评议成为兵团战士，我看差不多都是。

昨天克平来信说，他又见到了袁副师长和黄参谋，袁对我们几个人名字很熟，知道是天津的老造反，对一中的几个也重视。但是传到他耳朵里的全是我们的错误，而且反映得很及时，很多事我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他们自然很被动。他们尽是背后搞小动作，我们也无法知道底细，抓不住具体的东西，但如这样搞下去，他们一定会垮台。

我连最近回家的很多，说是不许请假，可是家有病人，一请也就行了。克平来东北，我一直未去看，就因正是农忙，我没请假，连里也是知道的。我现还未决定是否回去。我估计封江之后，中苏还会发生冲突，所以冬季是肯定回不去的，也不能回去。

妈妈病如何？一定要好好休养。

现内蒙行政重新划分，中央已下了文件，呼伦贝尔划归黑龙江，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现已开始办接管手续。

就到这里吧，马上又要下地了。信给克平转去。

祝身体健康！

端阳

1969.8.10 北大荒

刘燕玉给王端阳的信（1969.8.11）

端阳：你好！

我在8月10日接到你邮来的钱，在8月11日接到你来的信，信情已知。你给的钱，

我已给卫军，叫她自己料理，需要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不要胡买，在节约原则下买东西。你对我们的帮助，我在这里给你道谢了。

卫军在13日或14日批下来，可能性大到东北去。准备叫她找李富同志，谈谈到你那里去。

你的病情好转吗？你要什么药来信说一下，我这里给你办一下。你自己要多注意身体，离家这么远，没有人照顾，自己多加小心。身体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本钱，一定要在各方面加强注意。你得痢疾病，吃点土霉素、合霉素就可以了，不要吃别的药。

关于你问北京车站在六月份发生一次建国以来车祸，有此事，不是周总理，是谢副总理亲自指挥的。发生经过是从北京开往太原去的列车，一个是从兰州开往北京来的，信号灯失灵发生的。伤亡很多，司机已死，是在下午9点多钟发生。一定要在11点以前处理完，原因在11点以后有一趟国际列车进站，不能受国际影响，也不能有任何痕迹，很快就处理完了。

关于人家托你买手表问题，北京有，要工业券15张，什么牌子都有，你邮钱来吧。你要什么东西来信说明。

你妈的病没有全好，又给她两周假，她带小燕回津去了，估计8月底回来。我们全家都很好，请放心。

你来信说十一回来，那么就回来吧，什么时候回来提前来封信。你要回来时，你们那里有木耳吗？给带点回来，咱们这里没有，听说东北出。

你有什么事情，请来信吧。

此致

革命敬礼

燕玉

8月11日

刘卫锋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11）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最高指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表哥：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于本月 11 日收到你的来信。

我很长时间没有给你写信，因为学校很忙。没有给你去信，请你原谅！

我看到你的来信，知道你生病了，我很不放心，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别把身体搞坏了。有了好的身体，你就能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好身体，就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好身体，就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侵犯我国领土，你们要给我好好地打那些狗日的。没有好身体，就不能打那些狗日的。你现在在那里没有人照顾，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准备打仗。

我这学期的成绩，我向你汇报汇报：我的算术得的是 100 分，语文也是 100 分。

小燕没有在北京，她跟我大姑和我奶奶一起回天津了。因为我大姑和我奶奶一起从天津回来了，我大姑到医院检查病还没有彻底的好，所以医院给她开假，她们就一起回去了。但是病不要紧的，请你放心。她们走没有几天，她们是五号走的，小燕回来，一定让她给你去信。

没事了，我写的字不好，请你原谅。

再见！

此致

革命敬礼

小四

1969年8月11日

王庆友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8.13）

爸爸、妈妈：

你们好！代问姥姥好！

麦收工作进行了三天就完了，手很疼，但没起泡。麦地又种上了白菜。明天开始用大锄放垅，就是等玉米、高粱定浆以后最后一次锄草。钻在玉米地里热的很，玉米叶子又划脸，很费衣服。今年庄稼长势很好，今年雨水勤，不早，估计将又是个丰收年。

开鲁县革命委员会 17 日召开了一个“知识青年政治工作会议”，各大队派一名知识青年和大队负责人一人。开了 11 天，会后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是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全县有几个大队知识青年代表发了言，谈了谈他们一年是怎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经验都非常好，还谈了一些安置问题、生活问题，还定了一些条文，对知识青年非常照顾，如超吃的粮食由生产队解决，扣钱、柴的问题，让多分些。活计由轻到重，还组织三人领导小组，一个政治队长、一个老贫农、青年组长，负责抓青年工作。如何勤俭节约，计划用粮等生活问题。我们队过几天就开始给我们盖房子了，20 人（12 男、8 女）8 间房。

炕	炕	灶	灶	炕	炕	炕	灶	炕
4 人	4 人	饭房	饭房	4 人	4 人	4 人		4 人
						(女)		(女)

计划这样，外还有仓房、放柴的地方，猪圈、鸡窝、厕所等。

现在苏修叛徒集团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勾结美帝对我国侵略威胁，一手制造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我们公社、大队召开了民兵动员大会，会上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和青年积极参加，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我

们知识青年都报名了，并都批准了，是普通民兵，我们还在准备参加基干民兵。

我们大队前几天还杀了羊，为社员改善生活，我们小组分了30多斤肉。我们大队还有果园，现在成熟了的沙果，0.12元一斤。过几天葡萄也熟了，还有苹果，少。菜园子里的香瓜、西瓜也熟了，还有西红柿，我不经常买。有时别的队的同学来我们这玩，我就买一些，大伙一块吃。现在菜园里的青菜有豆角、茄子、西红柿，土豆也刨了，芹菜、辣椒也快下来了。

妈妈寄来的《红旗》八期收到了，我们这信封不好买，我用妈妈寄《红旗》外边裹的白纸做了两个信封，以后给我寄信最好用牛皮纸信封，我可以翻个再用，不用另给我寄，那就浪费了。

我们哲里木盟可能九月份划分为吉林省管了。

我现在身体比较好，非常感谢父母给了我这样的好身体，我连最常见的胃病也没有，我的体重一直在120—125斤之间。我每天劳动完后都不觉得很累，现在也很高兴干活了，每天劳动累了吃贴饼子、高粱米也很香，吃的也很多，6、7两。

我们大队这两天来放影队了，演了二天，演出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九大开幕、闭幕》、《南京长江大桥》、《半夜鸡叫》、《打倒新沙皇》、《刘少奇访问印尼》，真没想到还能看到电影。

前几天我们小队保管的锁让人给撬了，偷走了30多元钱。离我们二、三里地的一个村，有一个看瓜老头半夜让人给杀了。阶级敌人现在非常猖狂。

妈妈，我现在布票还没用，我打算寄回去。听说父母单位开介绍信，就可以换成天津布票。你打听打听，如不行我再买了它。

颂英分配了吗？她大约能分哪去？建国（胖子）、卫军分配了吗？

小燕好吗？会游泳了吗？能游多远？

爸爸解放以后每天干什么？还写检查吗？身体还好吗？妈妈、姥姥，你们要好好养病。

女儿 友 1969.8.13 于内蒙

王庆友给王端阳的信（1969.8.13）

大哥：

你好，怎么好久不来信。

我们这 25—27 日拔麦子，只用了三天，手很疼，但没起泡。麦地又种上了白菜。你们麦收后，麦地还种什么吗？

我们现在开始放垅了，就是在玉米、高粱定浆以后，最后一次锄草工作。钻到玉米地里热极了，又闷，玉米叶子又划脸，衣服也很费。今年庄稼长的非常好。

开鲁县革委会 17 日召开了一个“知识青年政治工作会议”，各大队派一名知识青年，一个大队负责人，开了 11 天。会后，向我们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总结一年来的经验。全县有几个大队知识青年代表发了言，谈了他们一年来是怎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验非常好，还解决了一些安置问题、生活问题，如超吃粮由生产队解决，扣钱、柴的问题，让多分些。活计由轻到重，如何勤俭节约，计划用粮等问题。我们过几天就开始给我们盖房子了，我们 20 人（12 男、8 女）盖 8 间房，4 人一间，2 间饭房，一间仓库。

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美帝对我国侵略，我们公社、大队召开了民兵动员大会，会上号召广大贫下中农和青年积极参加，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我们都报名了，并都批准了参加普通民兵，我们还要努力准备参加基干民兵。

我们大队前几天杀了羊，为社员改善生活，我们小组分了 30 多斤肉。我们大队还有果园，现在沙果、苹果都熟了，过几天葡萄也熟了。菜园子里各种菜都熟了，有香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芹菜、辣椒、土豆，我不经常买，有时别的队的同学来玩，我就买一些大伙一块吃，尽量不乱花钱。

我们哲里木盟九月份划为吉林省管了。

大哥，你现在身体怎样，每天劳动累吗？我现在身体非常好，什么病也没有。每天吃的很多，六、七两，吃贴饼子，高粱米也很香，体重一直在 120-125 斤之间，劳动一天也

不觉得很累，也高兴干活了。我非常感谢父母了。

我们大队这两天来放影队了，演了两天，演出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南京长江大桥》、《半夜鸡叫》、《九大开幕、闭幕》、《打倒新沙皇》、《刘少奇访问印尼》，真没想到还能看到电影。你那能看到电影吗？

前几天我们小队保管的锁让人给撬了，偷走了30多元钱。离我们二、三里的一个大队，有一个看瓜老头半夜让人给杀了。阶级敌人现在非常猖狂。

你今年发的布票怎样用了，我打算寄回去，听说父母单位开介绍信就能换成本市布票。接到你信再决定。

快给我回信。

妹

1969.8.13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8.15）

爸爸、妈妈、颂英、姥姥：

今天接到了妈妈从北京寄来的《红旗》和其中的信，知道妈妈又回到天津休养了，这一回要好好养，少干点活，有些事不管就不管了，多休息，这是百年大计。你也知道，就好好养吧。

我们才开始麦收，刚收了十几天，还得十几天，因今年麦收雨多，收的慢，我们够忙的。我的活是跟牛车从地里把麦秆拉回来，早起三点（但有情况如下雨就不起那么早）先拉回一车再吃早饭，但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长一些，长一个小时，早晨早起一小时，我们这农忙干活不按八小时，一般要干十几个小时，因此我也想起爸爸在干校也一定很累。我们到不十分累，就是困一些，我只用出三分力，还有七分力。

我知道爸爸解放了，但解放以后怎样，工资怎样，以后可能分配什么工作，最好是

退休，但不可能吧。目前文艺界斗批改怎样了？干校以后向什么方向发展？

颂英分配情况怎样？在家里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多干一点活，在家里是多么自在，到了外边你就会知道家里是福之福。

姥姥身体怎样？多注意身体，我还在想起姥姥做的菜饭是多么香，以前不知，今日才觉。

我们现在很忙，麦收之后有可能端阳来或我到他那里，我还是想转到他那里。看着办，先让他那里同意，我在这里还未提出，等他办好了再说。

我和端阳通信得4、5天，有时还长，相当于天津来的信，有时比天津来的信还慢。因为交通不便，有时下雨路不能走，所以信就慢。我老给他写信催他，他回信少，他也很忙，他来信说他抓紧机会去团部。

寄的《红旗》是5号寄的，14号才收到，寄邮件太慢了，以后有急事不能把信放在那里。

北京到军垦的什么时候能来？

庆友回去了吗？庆友要59-60的帽子，我这有58以下的，有了就买给她寄去。劳动土大很需要帽子，天津能买到吗？买到给她寄去吧。

大前天，我连开现场会，在师里学习的各连干部来了，我看到了五十五团十营老牛她们连的副连长，一中的，我把半导体让他送给王小勇了。他们就在拉哈，离端阳那还很远，但有车经常到那。

不多写了！再见！

克平

69.8.15

王端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8.17）

爸爸、妈妈：你们好！

上封信想必收到了吧。昨天下午我请假到克平这里来了，我们麦收已完，连长给了三天假。上午我俩到团里遛了一趟。克平想转到我们团，可比较困难，我们问了团部解放军，他说麦收很忙，顾不上这些事，以后再申请，可能能转，尽量办吧。明天我就得回去了，顺便再去师部问问，如能见到袁副师长，和他把我们情况谈谈，特别是我那里的一些情况。这个以后再谈，还不知能见到否。上次袁副师长到这里遇见克平，说以后还要来看他。他对我们几个一中的也了解，知道我们的名字，可是反映到他耳朵里的全是我们的错误。

克平这里是师的一个点，管教很严。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人的思想束缚得僵死。领导水平不高（这个问题很普遍，从内蒙同学来信和其它地方来信都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在彷徨。是斗争，这样要受到压力，还是干脆妥协混日子，这样很安全……）。另外离我们很远，有400余里，连里又不给假，所以很少见面，因此他想调走。

爸爸那里开始整党了吧，妈妈身体有好转吗？颂英现干什么？分配吗？一直不见她的来信。丫头分配情况如何？最好还是来我这里。最近王小勇找马去内蒙一趟，在那里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生活很艰苦，他们唯一希望就是赶快划归兵团。社会真是复杂，不能脑袋一热，以后悔之晚矣。

前几天，给三舅家寄去60元钱，其中给丫头打点行装20元，剩下40元叫给妈妈，不知收到没有。我现是一无所有了，这次来克平这现找了20元。我不需要什么东西。

姥姥回津没有？她身体如何？注意保养身体。妈妈把我那钱再拿出10元给姥姥补养身体好了。

来时没带雨衣，我的那个旧的，庆友走时就让她拿走了。

妈妈：有全国粮票不要乱用，存起一点，非常有用。我们这里粮食多，粮票少，尤其全国粮票更是宝贝。但也不要不吃饭，光存粮票，先吃饱了再说。

没别的事了，再见！

王端阳

1969.8.17 于 51 团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7）

爸爸、妈妈、颂英、姥姥：

昨天晚上，刚吃晚饭端阳来到了我这，我喜出望外。今天我和他到团部转了转，明天去师里，到师里后再去车站送他回去，在这里呆着也没啥意思。他说我们这建筑比较好，砖房子不少，他们那砖房少。我们连严，他们那松一些，我们连知识青年之间关系都不那么好，都有些紧张，可他们那关系非常好。这点非常重要，我还是想转到他们那，或他们团。老牛那都比较好，我们问了团里的解放军，他说麦收完了以后，可以办，得由我这里同意，报团里，团经师里，到 55 团，他们那要就可以了。但不一定行，就怕连里和团里不同意，估计要有转的规定的話，那就不成问题了。

明天我们去师里找袁副师长谈谈，能找着他就好了。

我们俩在一起好，或跟一伙比较了解、比较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大有好处。我们俩在一起商量了，能转就转，不能就算了，最好还是转到 55 团。

我们这里是丘陵，他们那里是平原，他们那气候比我这好，我这忽冷忽热，一会下雨一会晴天。他们麦收完了，我们比他们晚将进二十天。他们那用水很多，我这用水不便，他那主要是人和，关系都不错，我们这里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多写了！寄来的新语录收到，其中两封信也收到。

问李舅好！

克平 69.8.17

王端阳、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 8. 19）

爸爸、妈妈：你们好！

昨天下了一天雨，未能走。今天（19日）上午到了师部，我们找到袁副师长，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话，很好。本来他和其他首长一起开会，黄参谋告诉他我们哥俩来了，原没出来，我俩就走了。可刚走三十多米远，他就从二楼下来，让人叫住我俩，又一起上楼。我们把一些情况向他反映了，他向我们讲了很多话。他原来也是冀中军区的，是十八团的报务员，参加过五一反扫荡。我们提到火线剧社时，他突然很高兴，说他很熟悉，还看过《日出》。他说那真是日出，一直演到第二天日出。我们告诉他以后演王秀鸾的是我妈妈，他说一见面可能认识，可是过去几十年了，也不大清楚了。他还讲了冀中的一些故事，说路上尽看到死兔子，为什么死呢？因扫荡，敌人运动，我们也运动，老百姓也转移，结果兔子见到人就跑，给累死了……我们把情况讲了，他要我们主要是好好改造世界观，要经受住任何考验，遇到问题就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兄弟俩要互相帮助，不要到一起去，分开可以锻炼。你可以到他这里来，否则，你不是不知道师部是什么样子的。他也可以请假到你那里去，看上一看查哈阳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说以后打仗可别忘了我们。他说主要是改造世界观，特别要抓紧青年时期，打下好基础，那干什么都行。也有可能到部队锻炼几年，然后再回去。他对战争也分析了，说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让他们进来，今冬要有摩擦，是否大打还不一定……他谈了很多，不多写了。他还把他家情况讲了，他是深泽县人，父亲从12岁把他带出来了。一家全是军人，父亲、哥哥、姐姐已经牺牲，就剩下他和他弟弟。他弟弟原是部队随军记者，现复员。他还叫克平告诉他们连的解放军一个蹲点干部好好帮助他……（不多谈了以后整理一份再寄去）。他对我们很亲切，还说来时就先接的我们军队、干部子弟，别看平时闹，打起仗来行。”

在双山给庆友买了一顶绿军帽，马上寄去。

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端阳、克平

1969.8.19 火车站

父亲王林给王端阳的信（1969.8.24）

端阳：

八月十日、十七日、十九日信，都看到了。

我明日（八月二十五日）就到市革委会直接主办的学习班去学习（即廖晓淇的父亲上过的学习班），时间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学习内容是毛主席在九大的多次讲话和林副主席政治报告、新党章等文件。学习目的是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学员都是解放晚的。我们干校正在整党，所以我们中途还要回本校做斗私批修的整党检查，以便取得党内群众和党外群众的批准，正式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十日信谈到菜园的情况，可见菜园的成绩很大。在你们那地区，菜园还是件大事，应从政治高度来看它的价值。我打算找些米丘林或其它关于植物学、农艺学的知识书给你寄去。特别是东北，天寒冬季长，冬天能经常有储备的青菜吃，春天能早日吃上青菜，夏天不缺菜吃，对劳动力健康和战备工作都有重大意义。东北气候较寒，别的地方的经验不能硬搬，需要好好总结本地老农的经验，创造新的经验。比如种大白菜，在天津市郊是三伏内，种萝卜在一伏内。大白菜种早了，容易生虫子，天气一冷才长心。据传说，东北大白菜，非用山东（天津的当然也可以）的菜籽不可。正像天津的土豆，必须用东北的土豆做种，否则光长秧不长块。

关内大田作物也很好。春天气象台估计华北要有几十年来未有的水灾，所以防洪工作很紧张。截至今天，已是农历七月十二了，农谚说：“七月十五定旱涝”，看来华北的收成保住了。今春及夏，华北的雨水还是“风调雨顺”的。这样的年头，在河北省并不多见。河北省石家庄专区今年的小麦收成，打破了历史上任何一年。前些日因受台风影响，长江武汉大雨，出现一定的涝灾，但不大。云层向北转移，华北紧张一时，只是太行山一带有较大的雨量，因为比较分散，所以没有造成大灾。天津地区，因为按照毛主席的根治海河的指示执行了，连年冬春四、五十万人进行“黑龙网工程”（从天津到黄骅县的治水工程），

所以上游有点洪水，对天津的工业区也威胁不大了。庆友来信说哲盟地区也风调雨顺。可见中国在第三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大面积丰收，这是对国庆二十周年的最大献礼！

十日信中所提的你们打算冬闲与电工老师傅合开技术学习研究组，那很好。第一要政治挂帅（即开办这种技术学习班，不是抱“一招鲜，吃遍天”的思想，而是为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二是为了使知识青年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所以你们要以向老师傅（称电行工人同志一定要叫“师傅”，这是工人阶级的阶级习惯）学习的心理和态度办这种技术研究组，绝对不可摆出一付“好为人师”的臭架子来。第三青年和师傅们在下面酝酿成熟，要向连长和指导员请示批准，如领导认为这种做法会冲击、影响其它的中心工作，不赞成或不批准你们办，你们就要不办，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非办不可。这中间有个全局观点。如果只顾个人兴趣和只从个人小角度看问题，而又要一意孤行，就会成为“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写到这里，我忽然认为你们要与电工师傅组织互学互教的技术研究小组，一定要事先请示连长、指导员。如果不批准，千万不要硬办。即便批准，吸取、结合什么人组织，也要与连首长研究。因为你们并不了解何人如何（有的人有问题，当时还没有弄清，负责人当时不便表态，但可以预先暗示你不可与他接近）。

做这项工作，一定要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挂帅。社会上的人是复杂的人。同时，军事化（更不用说军队了）首先是纪律。你们就是在学校里养成了自由散漫的无政府主义习惯。所以，今天对你们来说，组织纪律，是第一项改造世界观的内容。军事化，首先是纪律，因为到了战场上，没有纪律就得全军覆灭。只有勇敢和积极性，而没有纪律性，在不应进攻时你进攻，在不应打枪时你打枪，就等于帮助敌人破坏自己的全盘作战计划。所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军后最大的难关，不是生活艰苦，而是纪律关。

你信中所谈，在内蒙的一些同学心中苦闷，我主观估计是纪律问题。因为从你局部看来是对的，从全局来看未必就对。政治工作强，就是使每个成员都了解全局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内蒙的工作，就没有缺点，青年人不必发挥创造性了。纪律和创造是矛盾统一物，但要弄清在什么具体时代和具体条件下，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对你们，矛盾的主

要方面是加强纪律性的世界观改造！

克平要求调工作，也要这样。自己的意见可以提，一次不行可以再提，但绝对不能自由行动。自己的意见即便不能通过，也要养成服从全局的纪律习惯。内心苦恼可能有，但要有意识地克服。一生一世，哪有光顺心的事！

信中袁副师长所谈一九四一年冀中军区政治部火线剧社演出曹禺的《日出》话剧，我也在场看戏了。在安平县城西杨各庄。演完后，真正是“日出”了，接着日寇在滹沱河南岸开炮了（杨各庄村在河北岸）。你妈在戏中扮演顾八奶奶。冀中十八团当时随着冀中军区司令部行动，守卫领导机关。你妈主演歌剧《王秀鸾》（不是“王秀英”）是抗日战争的末期一九四四年冬、一九四五年春夏，以及解放战争期。冀中老“十八团”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中就跟着冀中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及冀中区党委等领导机关，跳出日寇的包围圈，先转移到冀南根据地，打了一个有名的“掌舍村战斗”，后突围转移到太行山上。后毛主席调他们到晋西北，成晋西北军区的主力团。解放战争期，他们团就奉毛主席的命令进军东北，成为林副主席指挥的第四野战军了。解放战争期你妈主演的《王秀鸾》，他不一定见过（除非他后来又回冀中工作）。

信中所说的新战友因工伤事故而牺牲的事，我的片面经验，也认为有的是不守纪律、自由行动所致。我们春天劳动，王昌定的手指就因工伤，迄今四个月了，仍不能正常劳动，造成手指局部残废。其经过是我亲自看到的。我们帮助修建瓦房，老师傅教我们如何操作，我们嫌那样麻烦，不严格遵守，后来又来了个猛张飞王树人（即曾住过锅炉房小屋者）主张快干，不顾安全，结果干了不到三、五分钟，就造成了不小的事故。结果图快，反倒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不是主张墨守成规，保守不前进，而是主张不要心血来潮，忘乎所以。

女六中某自杀的事，恐怕是世界观问题。过去享受惯了，今天嫌苦。在旧社会，工农受那么大苦，还不自杀呢，为什么今天上山下乡就自杀？那还不是世界观的问题！或者还可能有坏人破坏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从中找便宜，尤其对女青年。所以阶级斗争不可忘！上山下乡不会和平进行的！

战备工作，天津地区也在紧张地进行。从此看来，你们也不要总想主意告假回家。还是首先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决定动向。

国庆节二十周年，中央已下命令，禁止外调、上访，工作人员等总是往北京跑。火车站上已严加劝阻和控制。所以，你们不论怎样，不要梦想回京、津过国庆节。刚参加兵团不过一年多，还是首先接受改造好啦！

因为写到这里，有小甘同志来玩，剩下时间不多了，不多写了。这封信你看后最好转给克平看看，因为我给他写的信很短。有许多话，给你写了，没有给他写。

妈妈另外写，希望你继续努力。

爸 爸 八月二十四日傍晚

母亲刘燕瑾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25）

端阳：

这次你爸爸回来再没有写检查的任务，所以有时间给你们写信，尤其给你写的很长，中心也代表了我的意思。有些我就不重复了，是我们商量后由他执笔写的。希望你看后转给克平，因他再没时间给克平写。

上次给你寄的凉鞋收到了吧，明天我准备再给你寄点肉松去，雨衣今年就不用买了，等你冬季回来要你四舅那个好了。

我最近去检查，血压仍然很高（120—185），因此还不能回去，最快也要到九月中旬去了，也许就在天津过个国庆节呢！因目前全国各铁路要道以及公路都开始控制到北京的人数，外地买车票一律要有市革委会的介绍信，一般市民都不卖票。据说公路上也进行检查。各机关已进行公开传达，布置不准去，更不允许集体开车去。有要紧事也要经市革委批准，一般外调都暂停了。看来今年的二十大庆是要特别严格控制的，因此我看你回来不回来也没多大意思，回来哪里也不能去也没意思，不如冬闲时再来探亲更好。当然要经过

领导批准了。

克平把带去的东西给你了吧，线什么的他带了不少，如还需要什么以后再给你寄。

你的工资不要给我寄了，现在家中不需要，你自己储存起来好了。要不自己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省得再向别人借钱。如你那里储存不便给我寄来，我替你存起来也行，将来你会用得着的，只是不要乱花乱给人。

丫头、胖子最近分配还没消息，我估计到东北找你的可能性大，因为他们都愿意，家里、学校都支持。

你爸爸到这个市委学习班去学习，每个星期可以回家，离家又近，生活条件也比干校好，他现在身体比我可棒多了。

前些日子克平给姥姥寄来拾元，你最近又给她拾元，她很高兴，她最近身体也较好。现在家中颂英是主力，什么都能干了，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如果家中缺了她那可就更困难了。别的也没有什么事了！

祝你取得更大的成绩！

主席最新指示收到了吗？

妈妈 8月25日

王晓燕给王端阳的信（1969.8.25）

大哥：

你好！来信于8月20日收到了。

我已经放假了，妈妈把我带天津来了，爸爸身体很好。我跟二姐在水上公园游了一次泳，我能到深的地方去游，我能在深的地方跳水。23日我和爸爸、妈妈、二姐、二英五人去水上公园去划船，还游泳，爸爸说我能游一百米。

你来信说你们要发枪了，我很高兴，希望你好好训练，随时准备打击来犯敌人。

没有事了，再见！

妹 小燕 8月25日

王颂英给王端阳的信（1969.8.25）

哥哥：

你好！来信收到了。

先些日子，我校选调了一些同学到工矿去，人数是30%。我们班走了17名，女生有7个，这些人都是班里的红卫兵。听她们说有分到棉纺二厂、三厂，还有兵工厂、粉笔厂、橡胶厂、玩具厂，都在郊区。还有排水队、修马路、修房子，有几个同学在武汉机床厂。

小昆分到缝纫社，是民办的。这次不是分配，以后才分呢，我们剩下的还是上学，明年二月份分配。今天学校作了战备动员。

现在爸爸上水上公园后面市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去了，那的房子挺高级的。爸爸一直没有病，身体挺好的。

院子里的玉米大多数都吃了，现还有几颗。向日葵过几天就都熟了。

小燕现在学会骑车了，也学会游泳了。

如我们分配了，再给你去信吧。现在不让去北京了，买票要介绍信才行。

姥姥身体也挺好，妈妈在养病，请放心吧。

此致

战斗的敬礼

妹 颂英

1969年8月25日于津

王克平给父亲王林、母亲刘燕瑾的信（1969.8.31）

爸爸、妈妈、颂英、小燕：

来信收到，受到很大鼓舞。和端阳见了一面之后，心情比以前好多了。到了外边，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克服我的任性。我在这里心情很好，什么事都得想的开，世界总不能我说了算，看到光明，看到积极方面，比起爸爸、妈妈当初革命来条件好多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往后的日子还长呢，哪能事事如意。这一点我是想开了，比以前大有改进。

调的事看来不大可能，当时找袁副师长，他不同意。袁副师长（袁绍武）是十八团的，不是黄参谋。以后转的事再慢慢来，反正袁副师长跟我熟了，他很重视我们。我这里条件比他那好，我跟袁副师长说了，打起仗来给我调到一起，袁副师长的意思可以。我们连，我现在也安心呆下来，不像以前成天想走，即走不了，就安下心来。我们连由军区介绍来许多干部子弟，有个北京北航附中的，有个北京二十七中的。前一个高一，后一个初一，跟我挺好，干部子弟在一起总是合的来。还有一些其它地方来的，有一个北京的女的，大连的一个女的，她们俩一起来的，由兵团介绍来的，还有本溪的一些军队子弟，虽然他们水平很差，但由于家里是一些干部，受的教育多一些，还可以。一些上海、齐市、哈尔滨的，我跟他们熟了也很合的来。不能把外界条件要求太高，要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我是非常想转的，但得策略一些，看一看。

当前我们这雨多，机械下不了地，麦子都发芽了，我们已连干了三天三夜，中间回来一次休息四个小时。这是师里的命令，但损失还是很大。

我们传达了中央 8·28 命令，你们也可能知道了，要准备打仗，外出人员回去，不准串联，不准另立山头，不准破坏交通等九条。

我现在身体很壮，扛一百八十斤的麦袋不成问题，我还很想干扛袋子的活，一般一个袋子一百多斤，扛起来毫不费劲。新来的像我这样的很多，很少不能扛的，身体很好，就是有时间拉肚子。这里有药，可以打针。

前几天，我们连又来了二十七个北京的，铁二中的，尽是铁道部子女，下批还来二十

多，可能是男八中的，都是西城区的。

今天又下雨，所以有些时间，我给庆友去信了，让她把半导体寄来，寄来我那个旧的。

晚上干活很有意思，在地里点上火堆烤火和熏蚊子，人工拾麦子，往康拜因（收割机）里拾，进行脱谷。头一天有些困，到后来也不困了，机器一停就往麦秸里一躺，傍晚蚊子很多。

一般就这时最忙，一年之中最忙。到冬天就比较轻松了，天也短，活也少。

我那个大雨靴可管大用了，这里地一陷很深，别人没有，都很羡慕我，我少受不少罪。

颂英学校分配了 30%，以后不知分到哪，最好是留在本市。

因为时间太紧，没给小陈写信，来时他帮了大忙，问他好！

克平

69.8.31

刘卫民给王端阳的信（1969. 8. 31）

端阳：您好！

来信早已收到了，一直没有回信，请原谅。

麦子我们的也分完了，分了我一斗九升四，是一年的，比你那里是差远了。

现在我们麻也收割了（夏麻）。我在队里很好，你想来这，有时间就来吧！

钱我有，你先别寄来了，我不用。我挣的工分也有 500 多分了。

代问克平好！

再见

小民

8.31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成为本刊会员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